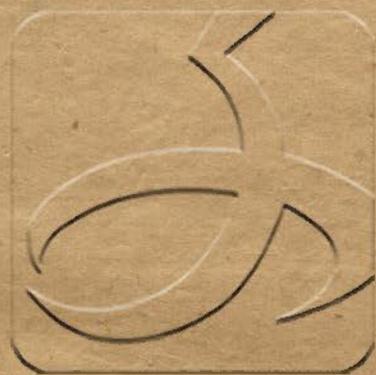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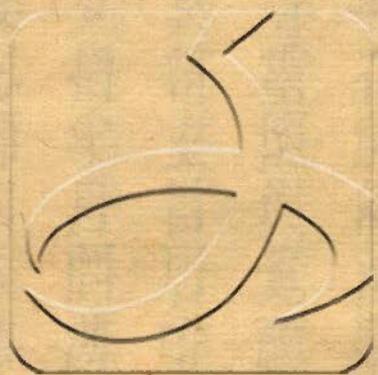


五燈會元

49.392  
8030  
218





五燈會元卷第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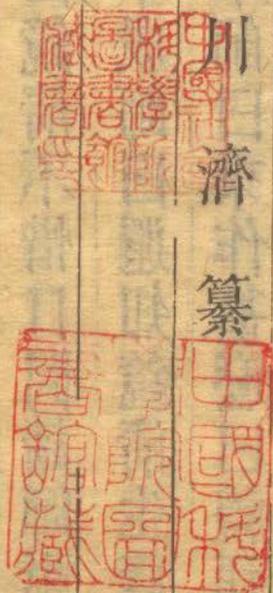
池二

宋沙門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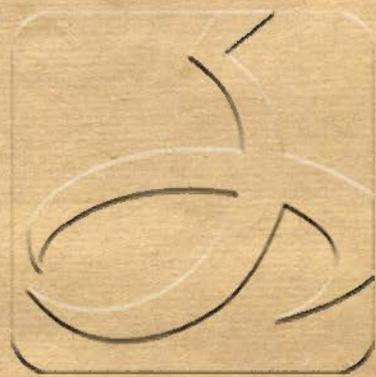
濟纂

青原下六世

雪峯存禪師法嗣



杭州龍華寺靈照真覺禪師高麗人也萍遊閩越陞  
雪峯之堂冥符玄旨居唯一衲服勤眾務閩中謂之  
照布衲一夕指半月問溥上座曰那一片甚麼處去  
也溥曰莫妄想師曰失卻一片也眾雖歎美而恬澹  
自持初住婺州齊雲山上堂良久忽舒手顧眾曰乞  
取些子乞取些子又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僧問草



童能歌舞未審今時還有無師下座作舞曰沙彌會  
麼曰不會師曰山僧蹋曲子也不會問還丹一粒點  
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請師一點師曰還知齊  
雲點金成鐵麼曰點金成鐵前之未聞至理一言敢  
希垂示師曰句下不薦後悔難追次還越州鏡清上  
堂今日盡令去也時有僧出曰請師盡令師乃吽吽  
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鏡清不惜口問請師彫  
琢師曰八成曰爲甚麼不十成師曰還知鏡清生修  
理麼問僧甚處來曰五峯來師曰來作甚麼曰禮拜  
和尚師曰何不自禮曰禮了也師曰鏡湖水淺問如  
何是第一句師曰莫錯下名言曰豈無方便師曰烏  
頭養雀兒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審甚麼人傳得  
師曰千聖也疑我曰莫便是傳也無師曰晉帝斬嵇  
康問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此意如何  
師曰東廊下雨雨二三上堂諸方以毗盧法身爲極  
則鏡清這裏卻不然須知毗盧有師法身有主僧問  
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二公爭敢論問古人道  
見色便見心此卽是色阿那箇是心師曰恁麼問莫  
欺山僧麼問未剖以前請師斷師曰落在甚麼處曰  
失口卽不可師曰也是寒山送拾得僧禮拜師曰住

住闍黎失口山僧失口曰惡虎不食子師曰驢頭出  
馬頭回師驀問一僧記得麼曰記得師曰道甚麼曰  
道甚麼師曰淮南小兒入寺問是甚麼卽俊鷹俊鶴  
趁不及師曰闍黎別問山僧別答曰請師別答師曰  
十里行人較一程問金盾雖貴眼裏著不得時如何  
師曰著不得還著得麼僧禮拜師曰深沙神問菩提  
樹下度眾生如何是菩提樹師曰大似苦練樹曰爲  
甚麼似苦練樹師曰素非良馬何勞鞭影晉天福丁  
未示寂塔于杭之大慈山

明州翠巖令參永明禪師安吉州人也僧問不借三  
寸請師道師曰茶堂裏貶剝去問國師三喚侍者意  
旨如何師曰抑逼人作麼上堂一夏與兄弟東語西

話看翠巖眉毛在麼

長慶云生也雲門云關保福云作賊人心虛翠巖芝云爲眾竭

力禍出私門

問凡有言句盡是點汗如何是向上事師曰

凡有言句盡是點汗問如何是省要處師曰大眾笑

汝問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學人

上來請師一點師曰不點曰爲甚麼不點師曰恐汝

落凡聖曰乞師至理師曰侍者點茶來問古人拈槌

豎拂意旨如何師曰邪法難扶問僧繇爲甚寫誌公

真不得師曰作麼生合殺問險惡道中以何爲津梁

師曰藥山再三叮囑問不帶凡聖當機何示師曰莫  
向人道翠巖靈利問妙機言句盡皆不當宗乘中事  
如何師曰禮拜著曰學人不會師曰出家行腳禮拜  
也不會師後遷龍冊而終焉

越州鏡清寺道忞順德禪師永嘉陳氏子六歲不茹  
葷親黨強啖以枯魚隨卽噉噉遂求出家于本州開  
元寺受具游方抵閩謁雪峯峯問甚處人曰溫州人  
峯曰恁麼則與一宿覺是鄉人也曰祇如一宿覺是  
甚麼處人峯曰好喫一頓棒且放過一日師問祇如  
古德豈不是以心傳心峯曰兼不立文字語句師曰  
祇如不立文字語句師如何傳峯良久師禮謝峯曰  
更問我一轉豈不好師曰就和尙請一轉問頭峯曰  
祇恁麼爲別有商量師曰和尙恁麼卽得峯曰於汝  
作麼生師曰孤負殺人雪峯謂眾曰堂堂密密地師  
出問是甚麼堂堂密密峯起立曰道甚麼師退步而  
立雪峯垂語曰此事得恁麼尊貴得恁麼綿密師曰  
道忞自到來數年不聞和尙恁麼示誨峯曰我向前  
雖無如今已有莫有所妨麼曰不敢此是和尙不已  
而已峯曰致使我如此師從此信入而且隨眾時謂  
之小忞布衲普請次雪峯舉瀉山道見色便見心汝

道還有過也無師曰古人爲甚麼事峯曰雖然如此  
要共汝商量師曰恁麼則不知道忖鉏地去師再參  
雪峯峯問甚處來師曰嶺外來峯曰甚麼處逢見達  
磨師曰更在甚麼處峯曰未信汝在師曰和尚莫恁  
麼粘泥好峯便休師後遍歷諸方益資權智因訪先  
曹山山問甚麼處來師曰昨日離明水山曰甚麼時  
到明水師曰和尚到時到山曰汝道我甚麼時到師  
曰適來猶記得山曰如是如是師初住越州鏡清唱  
雪峯之旨學者奔湊副使皮光業者日休之子辭學  
宏贍屢擊難之退謂人曰忖師之高論人莫窺其極  
也新到參師拈起拂子僧曰久嚮鏡清猶有這箇在  
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問學人啐請師啄師曰還得活  
也無曰若不活遭人怪笑師曰也是草裏漢問僧近  
離甚處曰三峯師曰夏在甚處曰五峯師曰放你三  
十棒曰過在甚麼處師曰爲汝出一叢林入一叢林  
師一日於僧堂白擊鐘曰玄沙道底玄沙道底僧問  
玄沙道甚麼師乃畫一圓相僧曰若不久參爭知與  
麼師曰失錢遭罪師住菴時有行者至徐徐近繩牀  
取拂子提起問某甲喚這箇作拂子庵主喚作甚麼  
師曰不可更安名立字也行者乃擲卻拂子曰著甚

死急問僧外面是甚麼聲曰蛇齧蝦蟇聲師曰將謂  
眾生苦更有苦眾生師問靈雲行腳事大乞師指南  
雲曰浙中米作麼價師曰若不是道憊泊作米價會  
卻問如何是靈源一直道師曰鏡湖水可煞深問如  
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紅日照青山曰如何是法身向  
上事師曰風吹雪不寒問僧趙州喫茶話汝作麼生  
會僧便出去師曰邯鄲學唐步問學人未達其源請  
師方便師曰是甚麼源曰其源師曰若是其源爭受  
方便僧禮拜退侍者問和尚適來莫是成禡伊麼師  
曰無曰莫是不成禡伊麼師曰無曰未審意旨如何

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師在帳中坐有僧問訊師  
撥開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曰既是當斷爲甚麼不  
斷師曰我若盡法直恐無民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  
師曰維那拽出此僧著又曰休休我在南方識伊和  
尙來普請鉏草次浴頭請師浴師不顧如是三請師  
舉鐮作打勢頭便走師召曰來來頭回首師曰向後  
遇作家分明舉似頭後到保福舉前語未了福以手  
掩其口頭卻回舉似師師曰饒伊恁麼也未作家師  
問荷玉甚處來曰天台來師曰阿誰問汝天台曰和  
尙何得龍頭蛇尾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師看經次僧

問和尚看甚麼經師曰我與古人鬪百草師卻問汝會麼曰少年也會恁麼來師曰如今作麼生僧舉拳師曰我輸汝也問辨不得提不起時如何師曰爭得到這裏曰恁麼則禮拜去也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師見僧學書適問學甚麼書曰請和尚鑒師曰一點未分三分著地曰今日又似遇人又似不遇人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僧問聲前絕妙請師指歸師曰許由不洗耳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猶繫腳在曰某甲祇如此師意又如何師曰無端夜來鴈驚起後池秋錢王命居天龍寺後創龍冊寺延請居焉上堂如今事不得已向汝道各自驗看實箇親切既恁麼親切到汝分上因何特地生疏祇爲拋家日久流浪年深一向緣塵致見如此所以喚作背覺合塵亦名捨父逃逝今勸兄弟未歇歇去好未徹徹去好大丈夫兒得恁麼無氣概還惆悵麼終日茫茫地且覓取箇管帶路好也無人問我管帶一路僧問如何是管帶一路師噓噓曰要棒喫卽道曰恁麼則學人罪過也師曰幾被汝打破蔡州問僧近離甚處曰石橋師曰本分事作麼生曰近離石橋師曰我豈不知你近離石橋本分事作麼生曰和尚何不領話師便打僧曰某甲話在

師曰你但喫棒我要這話行僧問一等明機雙扣爲甚麼卻遭違貶師曰打水魚頭痛驚林鳥散忙問十二時中以何爲驗師曰得力卽向我道僧曰諾師曰十萬八千猶可近問如何是方便門速易成就師曰速易成就曰爭奈學人領覽未的師曰代得也代卻問如何是人無心合道師曰何不問道無心合人曰如何是道無心合人師曰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那教下碧天問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師曰元正啓祚萬物咸新曰謝師答話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問學人問不到處請師不答和尚答不到處學人卽不問師乃搗住曰是我道理是汝道理曰和尚若打學人學人也打和尚師曰得對相耕去問承師有言諸方若不是走人便是籠人罩人未審和尚如何師曰被汝致此一問直得當門齒落上堂眾集定師拋下拄杖曰大眾動著也二十棒不動著也二十棒時有僧出拈得頭上戴出去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問僧門外甚麼聲曰雨滴聲師曰眾生顛倒迷已逐物曰和尚作麼生師曰泊不迷已曰泊不迷已意旨如何師曰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問如何是同相師將火筴插向爐中曰如何是別

相師又將火筴插向一邊

法眼別云問不當理

有僧引一童子

到曰此童子常愛問人佛法請和尚驗看師乃令點茶童子點茶來師啜了過盞橐與童子子近前接師卻縮手曰還道得麼子曰問將來

法眼別云和尚更喫茶否

僧曰

此童子見解如何師曰也祇是一兩生持戒僧晉天福初示滅塔于龍冊山

漳州報恩院懷岳禪師泉州人也僧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師曰動卽死曰不動時如何師曰猶是守古塚鬼問如何是學人出身處師曰有甚麼纏縛汝曰爭奈出身不得何師曰過在阿誰問如何是報恩一

靈物師曰喫如許多酒糟作麼曰還露腳手也無師曰這裏是甚麼處所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萬里一片雲曰見後如何師曰廓落地問黑雲陡暗誰當雨者師曰峻處先傾問宗乘不卻如何舉唱師曰山不自稱水無隔斷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汝爭得知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甚麼年中得見來問師子在窟時如何師曰師子是甚麼家具曰師子出窟時如何師曰師子在甚麼處問如何是目前佛師曰快禮拜臨遷化上堂山僧十二年來舉揚宗教諸人怪我甚麼處若要聽三經五論此去開元寺咫尺

尺言訖告寂

福州安國院弘瑫明真禪師泉州陳氏子參雪峯峯  
問甚麼處來曰江西來峯曰甚麼處見達磨曰分明  
向和尚道峯曰道甚麼曰甚麼處去來一日雪峯見  
師忽擲住曰盡乾坤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伊不肯入  
曰和尚怪弘瑫不得峯拓開曰雖然如此爭柰背後  
許多師僧何師舉國師碑文云得之於心猗蘭作旃  
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問僧曰一語須  
具得失兩意汝作麼生道僧舉拳曰不可喚作拳頭  
也師不肯亦舉拳別云祇爲喚這箇作拳頭出世困  
山後闍帥命居安國大闍玄風僧問如何是西來意  
師曰是卽是莫錯會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問問問  
學人上來未盡其機請師盡機師良久僧禮拜師曰  
忽到別處人問汝作麼生舉曰終不敢錯舉師曰未  
出門已見笑具問如何是達磨傳底心師曰素非後  
躡問不落有無之機請師全道師曰汝試斷看問如  
何是一毛頭事師拈起袈裟僧曰乞師指示師曰抱  
璞不須頻下淚來朝更獻楚王看問寂寂無言時如  
何師曰更進一步問凡有言句皆落因緣方便不落  
因緣方便事如何師曰桔槔之士頻逢抱甕之流罕

遇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審和尚如何傳師曰且  
留口喫飯著問如何是高尙底人師曰河濱無洗耳  
之叟磻谿絕垂釣之人問十二時中如何救得生死  
師曰執鉢不須窺眾樂履冰何得步參差問學人擬  
問宗乘師還許也無師曰但問僧擬問師便喝出問  
目前生死如何免得師曰把將生死來問知有底人  
爲甚麼道不得師曰汝爺名甚麼問如何是活人劍  
師曰不敢瞎卻汝曰如何是殺人刀師曰祇這箇是  
問不犯鋒鋦如何知音師曰驢年去問苦澀處乞師  
一言師曰可煞沈吟曰爲甚麼如此師曰也須相悉  
好問常居正位底人還消得人天供養否師曰消不  
得曰爲甚麼消不得師曰是甚麼心行曰甚麼人消  
得師曰著衣喫飯底消得師舉稜和尚住招慶時在  
法堂東角立謂僧曰這裏好致一問僧便問和尚爲  
何不居正位稜曰爲汝恁麼來曰卽今作麼生稜曰  
用汝眼作麼師舉畢乃曰他家恁麼問別是箇道理  
汝今作麼生道後安國曰恁麼則大眾一時散去得  
也師自代曰恁麼卽大眾一時禮拜

泉州睡龍山道溥弘教禪師福唐鄭氏子初住五峯  
上堂莫道空山無祇待便歸方丈僧問凡有言句不

出大千頂未審頂外事如何師曰凡有言句不是大千頂曰如何是大千頂師曰摩醯首羅天猶是小干界問初心後學近入叢林方便門中乞師指示師敲門枋僧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再敲門枋

南嶽金輪可觀禪師福唐薛氏子參雪峯峯曰近前來師方近前作禮峯與一蹋師忽契悟師事十二載復歷叢林住後上堂我在雪峯遭他一蹋直至如今眼不開不知是何境界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是大眾夜參後下堂師召大眾眾回首師曰看月眾

乃看師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眾無對問古人道毗盧有師法身有主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不可牀上安牀問如何是日用事師拊掌三下僧曰學人未領此意師曰更待甚麼問從上宗乘如何爲人師曰我今日未喫茶曰請師指示師曰過也問正則不問請師傍指師曰抱取猫兒去問僧甚處來曰華光師便推出閉卻門僧無對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何對師咄曰出去問僧作麼生是覲面事曰請師鑒師曰恁麼道還當麼曰故爲卽不可師曰別是一著問如何是靈源一路師曰蹋過作麼雪峯

院主有書來招曰山頭和尚年尊也長老何不再入嶺一轉師回書曰待山頭和尚別有見解即再入嶺僧問如何是雪峯見解師曰我也驚

福州大普山玄通禪師本郡人也僧問驪龍領下珠如何取得師乃拊掌瞬視問方便以前事如何師便推出其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敲骨頭漢出去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脫枷來商量問急急相投請師接師曰鈍漢

福州長生山皎然禪師本郡人久依雪峯一日與僧斫樹次峯曰斫到心且住師曰斫卻著峯曰古人以心傳心汝為甚麼道斫卻師擲下斧曰傳峯打一拄杖而去僧問雪峯如何是第一句峯良久僧舉似師師曰此是第二句峯再令其僧來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蒼天蒼天普請次雪峯問古人道誰知席帽下元是昔愁人古人意作麼生師側戴笠子曰這箇是甚麼人語峯問師持經者能荷擔如來作麼生是荷擔如來師乃捧雪峯向禪床上普請次雪峯負一束藤路逢一僧便拋下僧擬取峯便踣倒歸謂師曰我今日踣這僧快師曰和尚卻替這僧入涅槃堂始得峯便休去雪峯問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師曰放皎然

過有道處峯曰放汝過作麼生道曰皎然亦放和尙  
過峯曰放汝二十棒師便禮拜住後僧問古人有言  
無明卽佛性煩惱不須除如何是無明卽佛性師忿  
然作色舉拳呵曰今日打這師僧去也曰如何是煩  
惱不須除師以手拏頭曰這師僧得恁麼發人業問  
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上紙  
墨堪作甚麼閩帥署禪主大師莫知所終

信州鵝湖智孚禪師福州人也僧問萬法歸一一歸  
何所師曰非但闍黎一人忙問虛空講經以何爲宗  
師曰闍黎不是聽眾出去問五逆之子還受父約也

無師曰雖有自裁未免傷已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  
曰情知闍黎不奈何曰爲甚麼不奈何師曰未必小  
人得見君子問在前一句請師道師曰腳跟下採取  
甚麼曰卽今見問師曰看闍黎變身不得問雪峯拋  
下拄杖意作麼生師以香匙拋下地僧曰未審此意  
如何師曰不是好種出去問如何是鵝湖第一句師  
曰道甚麼曰如何卽是師曰妨我打睡問不問不答  
時如何師曰問人焉知問迷子未歸家時如何師曰  
不在途曰歸後如何師曰正迷在問如何是源頭事  
師曰途中覓甚麼問如何是一句師曰會麼曰恁麼

莫便是否師曰蒼天蒼天鏡清問如何是卽今底師  
曰何更卽今清曰幾就支荷師曰語逆言順師一日  
不赴堂侍者來請赴堂師曰我今日在莊喫油糍飽  
者曰和尚不會出入師曰你但去問取莊主者方出  
門忽見莊主歸謝和尚到莊喫油糍

杭州西興化度院師郁悟真禪師泉州人也僧問如  
何是西來意師舉拂子僧曰不會師曰喫茶去問如  
何是一塵師曰九世剎那分曰如何含得法界師曰  
法界在甚麼處問谿谷各異師何明一師曰汝喘作  
麼問學人初機乞師指示入路師曰汝怪化度甚麼

處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青黃赤白曰如何是  
不隨色摩尼珠師曰青黃赤白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曰是東來西來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鳥獸  
俱迷曰見後如何師曰山深水冷問維摩與文殊對  
談何事師曰唯有門前鏡湖水清風不改舊時波

漳州隆壽紹卿興法禪師泉州陳氏子因侍雪峯山  
行見芋葉動峯指動葉示之師曰紹卿甚生怕怖峯  
曰是汝屋裏底怕怖甚麼師於此有省尋居龍谿僧  
問古人道摩尼殿有四角一角常露如何是常露底  
角師舉拂子問糧不畜一粒如何濟得萬人飢師曰

元十九  
俠客面前如奪劍看君不是黠兒郎問耳目不到處  
如何師曰汝無此作曰恁麼卽聞也師曰真箇聾漢  
福州僊宗院行瑄仁慧禪師泉州王氏子上堂我與  
釋迦同參汝道參甚麼人時有僧出禮拜擬伸問師  
曰錯便下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熊耳不曾藏問  
直下事乞師方便師曰不因汝問我亦不道問如何  
是西來意師曰白日無閑人

福州蓮華永福院從真超證禪師僧問儒門以五常  
爲極則未審宗門以何爲極則師良久僧曰恁麼則  
學人造次也師曰好與拄杖問教中道唯有一乘法  
如何是一乘法師曰汝道我在這裏作甚麼曰恁麼  
則不知教意也師曰雖然如此卻不孤負汝問不向  
問處領猶是學人問處和尚如何師曰喫茶去上堂  
長慶道盡法無民永福卽不然若不盡法又爭得民  
時有僧曰請師盡法師曰我不要汝納稅問諸餘卽  
不問聊徑處乞師垂慈師曰不快禮三拜問大眾雲  
集請師說法師曰聞麼曰若更仁思應難得及師曰  
實卽得問摩尼殿有四角一角常露如何是常露底  
角師曰不可更點師一日上堂於座邊立謂眾曰二  
尊不竝化便歸方丈

襄州雲蓋雙泉院歸本禪師京兆府人也初謁雪峯  
禮拜次峯下禪牀跨背而坐師於此有省住後僧問  
如何是雙泉師曰可惜一雙眉曰學人不會師曰不  
曾煩禹力湍流事不知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乃  
搗住其僧變色師曰我這裏無這箇師手指纖長特  
異於人號手相大師

韶州林泉和尚僧問如何是一塵師曰不覺成邱山  
洛京南院和尚僧問如何是法法不生師曰生也有  
儒者博覽古今時呼爲張百會謁師師問莫是張百  
會麼曰不敢師以手於空畫一畫曰會麼曰不會師  
曰一尙不會甚麼處得百會來

越州洞巖可休禪師僧問如何是洞巖正主師曰開  
著問如何是和尙親切爲人處師曰大海不宿死屍  
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舉衣領示之問學人遠來請  
師方便師曰方便了也

定州法海院行周禪師僧問風恬浪靜時如何師曰  
吹倒南牆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不露光曰莫便是  
否師曰是卽露也

杭州龍井通禪師僧問如何是龍井龍師曰意氣天  
然別神工畫不成曰爲甚麼畫不成師曰出羣不帶

元十九  
角不與類中同曰還解行雨也無師曰普潤無邊際處處皆結粒曰還有宗門中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宗門中事師曰從來無形段應物不留虧

杭州龍興宗靖禪師台州人也初參雪峯誓充飯頭勞逾十載嘗於眾室中袒一膊釘簾峯觀而記曰汝向後住持有千僧其中無一人衲子也師悔過回浙住六通院錢王命居龍興寺有眾千餘唯三學講誦之徒果如雪峯所誌僧問如何是六通奇特之唱師曰天下舉將去問如何是六通家風師曰一條布衲一斤有餘問如何是學人進前一路師曰誰敢謾汝曰豈無方便師曰早是屈抑也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早朝粥齋時飯曰更請和尙道師曰老僧困曰畢竟作麼生師大笑而已

福州南禪契璠禪師上堂若是名言妙句諸方總道了也今日眾中還有超第一義者致將一問來若有卽不孤負於人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何不問第一義曰見問師曰已落第二義也問古佛曲調請師和師曰我不和汝雜亂底曰未審爲甚麼人和師曰甚麼處去來

越州越山師鷲鑒真禪師初參雪峯而染指後因闕

王請於清風樓齋坐久舉目忽覩日光豁然頓曉而有偈曰清風樓上赴官齋此日平生眼豁開方信普通年遠事不從蔥嶺帶將來歸呈雪峯峯然之住後僧問如何是佛身師曰你問阿那箇佛身曰釋迦佛身師曰舌覆三千界師臨終示偈曰眼光隨色盡耳識逐聲消還源無別旨今日與明朝乃跣趺而逝泉州福清院玄訥禪師高麗人也泉守王公問如何是宗乘中事師叱之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闍黎失卻半年糧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祇爲圖他一斗米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蝦蟆曲蟾問教云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堅密身師曰驢馬狗兒曰乞師指示師曰驢馬也不會問如何是物物上辨明師展一足示之

衢州南臺仁禪師僧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不知貴曰畢竟如何師曰闍黎卽今在甚麼處泉州東禪和尚初開堂僧問人王迎請法王出世如何提唱宗乘卽得不謬於祖風師曰還柰得麼曰若不下水焉知有魚師曰莫閑言語問如何是佛法最親切處師曰過也問學人末後來請師最先句師曰甚處去來問如何是學人已分事師曰苦問如何是

佛法大意師曰幸自可憐生剛要異鄉邑

杭州大錢山從龔禪師雪峯之上足也自本師印解  
洞曉宗要常曰擊關南鼓唱雪峯歌後入浙中謁錢  
王王欽服道化命居此山而闡法焉僧問不因王請  
不因眾聚請師直道西來的的意師曰那邊師僧過  
這邊著曰學人不會乞師再指師曰爭得恁麼不識  
好惡問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  
造車卽不問作麼生是轍曰學人不會乞師指示師  
曰巧匠施工不露斤斧

福州永泰和尚僧問承聞和尚見虎是否師作虎聲  
僧作打勢師曰這死漢問如何是天眞佛師乃拊掌  
曰不會不會

池州和龍壽昌院守訥妙空禪師福州林氏子僧問  
未到龍門如何湊泊師曰立命難存新到參師問近  
離甚處曰不離方丈師曰不易來僧亦曰不易來師  
與一掌問如何是傳底心師曰再三囑汝莫向人說  
問如何是從上宗乘師曰向闍黎口裏著得麼問省  
要處請師一接師曰甚是省要

建州夢筆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不誑汝曰莫便  
是否師曰汝誑他闍王請齋問師還將得筆來也無

師曰不是稽山繡管慙非月裏兔毫大王既垂顧問  
山僧敢不通呈又問如何是法王師曰不是夢筆家  
風

福州極樂元儼禪師僧問如何是極樂家風師曰滿  
目看不盡問萬法本無根未審教學人承當甚麼師  
曰莫寐語問久處暗室未達其源今日上來乞師一  
接師曰莫閉眼作夜好曰恁麼卽優曇華折曲爲今  
時向上宗風如何垂示師曰汝還識也無曰恁麼卽  
息疑去也師曰莫向大眾前寐語問摩騰入漢卽不  
問達磨來梁時如何師曰如今豈謬曰恁麼卽理出  
三乘華開五葉師曰說甚麼三乘五葉出去

福州芙蓉山如體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人曲調師良  
久曰聞麼曰不聞師示頌曰古曲發聲雄今時韻亦  
同若教第一指祖佛盡迷蹤

洛京憩鶴山和尚僧問如何是憩鶴師以兩手鬪云

鶉鳩鳩

風穴云鶴喚一聲喧字  
宙羣鷄莫謂報知時

問駿馬不入西秦時

如何師曰向甚麼處去

潭州瀉山棲禪師僧問正恁麼時如何親近師曰汝  
擬作麼生親近曰豈無方便師曰開元龍興大藏小  
藏問如何是速疾神通師曰新衣成弊帛問如何是

黃尋橋師曰賺卻多少人問不假忉忉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莫作野干聲

吉州潮山延宗禪師因資福來謁師下禪牀相接福問和尚住此山得幾年也師曰鈍鳥棲蘆困魚止灤曰恁麼則真道人也師曰且坐喫茶問如何是潮山師曰不宿屍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石上種紅蓮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切忌犯朝儀

益州普通山普明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性師曰汝無佛性曰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學人爲何卻無師曰爲汝向外求問如何是玄玄之珠師曰這箇不是曰如何是玄玄珠師曰失卻也

隨州雙泉山梁家庵永禪師僧問達磨九年面壁意旨如何師曰睡不著師問護國長老隨陽一境是男是女各伸一問問各別長老將何祇對國以手空中畫一圓相師曰謝長老慈悲國曰不敢師低頭不顧問如何是頓息諸緣去師曰雪上更加霜

漳州保福院超悟禪師僧問魚未透龍門時如何師曰養性深潭曰透出時如何師曰纔昇霄漢眾類難追曰昇後如何師曰垂雲普覆潤及大千曰還有不受潤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受潤者師曰直杌

擗太陽

太原孚上座初在揚州光孝寺講涅槃經有禪者阻雪因往聽講至三因佛性三德法身廣談法身妙理禪者失笑師講罷請禪者喫茶白曰某甲素志狹劣依文解義適蒙見笑且望見教禪者曰實笑座主不識法身師曰如此解說何處不是曰請座主更說一遍師曰法身之理猶若太虛豎窮三際橫亘十方彌綸八極包括二儀隨緣赴感靡不周徧曰不道座主說不是祇是說得法身量邊事實未識法身在師曰既然如是禪德當爲我說曰座主還信否師曰焉敢不信曰若如是座主輟講旬日於室內端然靜慮收心攝念善惡諸緣一時放卻師一依所教從初夜至五更聞鼓角聲忽然契悟便去扣門禪者曰阿誰師曰某甲禪者咄曰教汝傳持大教代佛說法夜來爲甚麼醉酒臥街師曰禪德自來講經將生身父母鼻孔扭捏從今已去更不敢如是禪者曰且去來日相見師遂罷講徧歷諸方名聞宇內嘗遊浙中登徑山法會一日於大佛殿前有僧問上座曾到五臺否師曰曾到曰還見文殊麼師曰見曰甚麼處見師曰徑山佛殿前見其僧後適聞川舉似雪峯峯曰何不教

伊入嶺來師聞乃趣裝而邁初至雪峯廨院憩錫因分柑子與僧長慶問甚麼處將來師曰嶺外將來曰遠涉不易擔負得來師曰柑子柑子次日上山雪峯聞乃集眾師到法堂上顧視雪峯便下看知事明日卻上禮拜曰某甲昨日觸忤和尚峯曰知是般事便休峯一日見師乃指曰示之師搖手而出峯曰汝不肯我那師曰和尚搖頭某甲擺尾甚麼處是不肯峯曰到處也須諱卻一日眾僧晚參峯在中庭臥師曰五州管內祇有這老和尚較些子峯便起去峯嘗問師見說臨濟有三句是否師曰是曰作麼生是第一句師舉目視之峯曰此猶是第二句如何是第一句師叉手而退自此雪峯深器之室中印解師資道契更不他遊而掌浴焉一日玄沙上問訊雪峯峯曰此間有箇老鼠子今在浴室裏沙曰待與和尚勘過言訖到浴室遇師打水沙曰相看上座師曰已相見了沙曰甚麼劫中曾相見師曰瞌睡作麼沙卻入方丈白雪峯曰已勘破了峯曰作麼生勘伊沙舉前話峯曰汝著賊也鼓山問師父母未生時鼻孔在甚麼處師曰老兄先道山曰如今生也汝道在甚麼處師不肯山卻問作麼生師曰將手中扇子來山與扇子再

徵前話師搖扇不對山罔測乃毆師一拳鼓山赴大  
王請雪峯門送回至法堂乃曰一隻聖箭直射九重  
城裏去也師曰是伊未<sub>在</sub>峯曰渠是徹底人師曰若  
不信待某甲去勘過遂趁至中路便問師兄向甚麼  
處去山曰九重城裏去師曰忽遇三軍圍繞時如何  
山曰他家自有通霄路師曰恁麼則離宮失殿去也  
山曰何處不稱尊師拂袖便回峯問如何師曰好隻  
聖箭中路折卻了也遂舉前話峯乃曰奴渠語在師  
曰這老凍膿猶有鄉情在師在庫前立有僧問如何  
是觸目菩提師踢狗子作聲走僧無對師曰小狗子  
不消一踢保福簽瓜次師至福曰道得與汝瓜喫師  
曰把將來福度與一片師接得便去師不出世諸方  
目爲太原孚上座後歸維揚陳尙書畱在宅供養一  
日謂尙書曰來日講一遍大涅槃經報答尙書書致  
齋茶畢師遂陞座良久揮尺一下曰如是我聞乃召  
尙書書應諾師曰一時佛在便乃脫去  
南嶽般若惟勁寶聞禪師福州人也師雪峯而友玄  
沙深入玄奧一日問鑑上座聞汝註楞嚴是否鑑曰  
不敢師曰二文殊作麼生註曰請師鑑師乃揚袂而  
去師嘗續寶林傳四卷紀貞元之後宗門繼踵之源

流者又別著南嶽高僧傳皆行于世

感潭資國禪師法嗣

安州白兆志圓顯教禪師僧問諸佛心印甚麼人傳  
師曰達磨大師曰達磨爭能傳得師曰汝道甚麼人  
傳得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截問如何是佛法大  
意師曰苦問如何是道師曰普問如何是學人自己  
師曰失問如何是得無山河大地去師曰不起見問  
如何是畢鉢羅窟迦葉道場中人師曰釋迦牟尼佛  
問如何朱頂王菩薩師曰問那箇赤頭漢作麼  
五燈會元卷第十九

音釋

怱 芳無切音敷  
思也悅也

嗚噦 上音搵下音駝  
嗚噦吐飲之貌 褫 丈爾切音  
多奪衣也

陡 當口切音斗與  
陡同峻立也 喘 尺克切音璠  
符袁切音煩璠  
璠魯之寶玉

解 居隘切音  
解公解也

寶蓮菴虛靈施資敬刊此卷第十九計字九千九  
百一十六箇  
光緒三十三年春月長沙刻經處識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

池三

宋 沙門 大川 濟 纂

青原下七世

瑞崖彥禪師法嗣

南嶽橫龍和尚初住金輪僧問如何是金輪第一句  
師曰鈍漢問如何是金輪一隻箭師曰過也問如何  
是祖師燈師曰八風吹不滅曰恁麼則暗冥不生也  
師曰白日沒間人

溫州瑞峯院神祿禪師福州人也久爲瑞崖侍者後  
開山創院學侶依附師有偈曰蕭然獨處意沈吟誰

信無絃發妙音終日法堂唯靜坐更無人問本來心  
時有朋彥上座問曰如何是本來心師召朋彥彥應  
諾師曰與老僧點茶來彥於是信入

玄泉彥禪師法嗣

鄂州黃龍山誨機超慧禪師清河張氏子初參巖頭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頭曰你還解救糞麼師曰解  
頭曰且救糞去後到玄泉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泉  
拈起一莖皂角曰會麼師曰不會師放下皂角作洗  
衣勢師便禮拜曰信知佛法無別泉曰你見甚麼道  
理師曰某甲曾問巖頭頭曰你還解救糞麼救糞也

祇是解粘和尚提起皂角亦是解粘所以道無別泉  
呵呵大笑師遂有省住後僧問不問祖佛邊事如何  
是平常之事師曰我住山得十五年也問如何是和  
尚家風師曰琉璃鉢盂無底問如何是君王劍師曰  
不傷萬類曰佩者如何師曰血濺梵天曰大好不傷  
萬類師便打問佛在日爲眾生說法佛滅後有人說  
法否師曰慙愧佛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不是學人  
本分事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封了合盤市裏揭  
問急切相投請師通信師曰火燒裙帶香問如何是  
大疑底人師曰對坐盤中弓落蓋曰如何是不疑底

人師曰再坐盤中弓落蓋問風恬浪靜時如何師曰  
百尺竿頭五兩垂師將順世僧問百年後鉢囊子甚  
麼人將去師曰一任將去曰裏面事如何師曰線綻  
方知曰甚麼人得師曰待海鷲雷聲卽向汝道言訖  
而寂

洛京柏谷和尚僧問普滋法雨時如何師曰有道傳  
天位不汲鳳凰池問九旬禁足三月事如何師曰不  
墜蠟人機

懷州玄泉二世和尚僧問辭窮理盡時如何師曰不  
入理豈同盡問妙有玄珠如何取得師曰不似摩尼

絕影豔碧眼胡人豈能見曰有口道不得時如何師  
曰三寸不能齊鼓韻瘖人解唱木人歌

潞府妙勝玄密禪師僧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紅  
日不垂影暗地莫知音曰學人不會師曰鶴透羣峯

何伸向背問雪峯一曲千人唱月裏挑燈誰最明師  
曰無音和不齊明暗豈能收

羅山閑禪師法嗣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受羅山印記靡滯於一隅激揚  
玄旨諸老宿皆畏其敏捷後學鮮敢當其鋒者常到  
招慶指壁畫問僧那箇是甚麼神曰護法善神師曰

會昌沙汰時向甚麼處去來僧無對師令僧問演侍者演曰汝甚麼劫中遭此難來僧回舉似師師曰直饒演上座他後聚一千眾有甚麼用處僧禮拜請別語師曰甚麼處去也次到坦長老處坦曰夫參學一人所在亦須到半人所在亦須到師便問一人所在卽不問作麼生是半人所在坦無對後令小師問師師曰汝欲識半人所在麼也祇是弄泥團漢清上座舉仰山插鋤話問師古人意在叉手處插鋤處師召清清應諾師曰還夢見仰山麼清曰不要上座下語祇要商量師曰若要商量堂頭自有一千五百人老師在又到雙巖巖請喫茶次日某甲致一問若道得便捨院與闍黎住若道不得卽不捨院遂舉金剛經云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且道此經是何人說師曰說與不說拈向這邊著祇如和尙決定喚甚麼作此經巖無對師又曰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則以無爲法爲極則憑何而有差別祇如差別是過不是過若是過一切賢聖悉皆是過若不是過決定喚甚麼作差別巖亦無語師曰噫雪峯道底師訪保寧於中路相遇便問兄是道伴中人乃點鼻頭曰這箇礙塞我不徹與

我拈卻少時得麼。寧曰和尚有來多少。時師曰噫。泊  
賺我踏破一緇草鞋。便回國。泰代曰非但某甲。諸佛  
亦不奈何。師曰因甚麼。以己方人。師在婺州智者寺  
居第一座。尋常不受淨水。主事瞋曰上座不識觸淨  
爲甚麼。不受淨水。師跳下牀。提起淨瓶曰這箇是觸  
是淨事。無語。師乃撲破白爾道聲。遐播眾請居明招  
山開法。四來禪者盈於堂室。上堂全鋒敵勝罕。遇知  
音同死。同生萬中無一尋言逐句。其數河沙。舉古舉  
今滅胡種族。向上一路啐啄。猶乖儒士相逢。握鞭回  
首沙門所見誠實苦哉。拋卻真金隨隊撮土報諸稚  
子莫謾波波解得他。玄猶兼瓦礫不如一擲騰過太  
虛祇者靈鋒阿誰敢近。任君來箭方稱丈夫擬欲吞  
聲不消一攫。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俊鷄趁  
不及。日出窟後如何。師曰萬里正紛紛。曰欲出不出  
時如何。師曰嶮曰向去事如何。師曰劄問如何。是透  
法身外一句子。師曰北斗後翻身。問十二時中如何  
趣向。師曰拋向金剛地上。著問文殊與維摩對談何  
事。師曰葛巾紗帽已拈向這邊著也。問如何是和尙  
家風。師曰蔽得著是好手。問放鶴出籠和煙去時如  
何。師曰爭奈頭上一點何。問無煙之火是甚麼人向

得師曰不惜眉毛底曰和尚還向得麼師曰汝道我  
有多少莖眉毛在新到參纜上法堂師舉拂子卻擲  
下其僧珍重便下去師曰作家作家問全身佩劍時  
如何師曰忽遇正恁麼時又作麼生僧無對一日天  
寒上堂眾纜集師曰風頭稍硬不是汝安身立命處  
且歸暖室商量便歸方丈大眾隨至立定師又曰纜  
到暖室便見瞌睡以拄杖一時趁下師問國泰古人  
道俱胝祇念三行咒便得名超一切人作麼生與他  
拈卻三行咒便得名超一切人泰豎起一指師曰不  
因今日爭識得瓜洲客師有師叔在廨院不安附書  
來問曰某甲有此大病如今正受疼痛一切處安置  
伊不得還有人救得麼師回信曰頂門上中此金剛  
箭透過那邊去也會下有僧去住菴一年後卻來禮  
拜曰古人道三日不相見莫作舊時看師撥開胸曰  
汝道我有幾莖蓋膽毛僧無對師卻問汝甚麼時離  
菴曰今朝師來時折腳鑪子分付與阿誰僧又無  
語師乃喝出問承師有言我住明招頂興傳古佛心  
如何是明招頂師曰換卻眼曰如何是古佛心師曰  
汝還氣急麼問學人拏雲攬浪上來請師展鉢師曰  
撥破汝頂曰也須仙陀去師便打趁出師有頌示眾

元二十一  
日明招一拍和人稀此是真宗上妙機石火瞥然何處去朝生之子合應知臨遷化上堂告眾囑付訖僧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擡起一足曰足下看取中夜問侍者昔日靈山會上釋迦如來展開雙足放百寶光遂展足曰吾今放多少者曰昔日世尊今宵和尚師以手撥眉曰莫孤負麼乃說偈曰驀刀叢裏逞全威汝等諸人善護持火裏鐵牛生犢子臨岐誰解湊吾機偈畢端坐而逝塔院存焉

洪州大靈院隱微覺寂禪師豫章新淦楊氏子誕夕有光明貫室年七歲依本邑石頭院道堅禪師出家受具歷參宗匠至羅山山導以師子在窟出窟之要因而省悟後回江表會龍泉宰李孟俊請居十善道場闡揚宗旨上堂還有騰空底麼出來眾無出者師說偈曰騰空正是時應須眨上眉從茲出倫去莫待白頭兒僧問如何是十善橋師曰險曰過者如何師曰喪問資福和尚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草鞋破問如何是黃梅一句師曰卽今作麼生曰如何通信師曰九江路絕問初心後學如何是學師曰頭戴天曰畢竟如何師曰腳踏地問如何是法王劍師曰露曰還殺人也無師曰作麼問如何是龍泉劍師曰不出

匣曰便請出匣師曰星辰失位問國界安寧爲甚麼  
珠不現師曰落在甚麼處  
衡州華光範禪師僧問靈臺不立還有出身處也無  
師曰有曰如何是出身處師曰出問如何是西來意  
師曰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驗問牛頭未見四  
祖時如何師曰自由自在曰見後如何師曰自由自  
在問如何是佛法中事師曰了

福州羅山紹孜禪師上堂有數僧爭出問話師曰但  
一齊出來問待老僧一齊與汝答僧便問學人一齊  
問請師一齊答師曰得問學人乍入叢林祖師的的

意請師直指師曰好

西川定慧禪師初參羅山山問甚麼處來師曰遠離  
西蜀近發開元卻近前問卽今事作麼生山揖曰喫  
茶去師擬議山曰秋氣稍熱去師出至法堂歎曰我  
在西蜀峩眉山腳下拾得一隻蓬蒿箭擬撥亂天下  
今日打羅山寨弓折箭盡也休休乃下參眾山來日  
上堂師出問豁開戶牖當軒者誰山便喝師無語山  
曰毛羽未備且去師因而捩衣久承印記後謁台州  
勝光光坐次師直入身邊叉手而立光問甚麼處來師  
曰猶待答話在便出光拈得拂子趁至僧堂前見師

乃提起拂子曰闍黎喚這箇作甚麼師曰敢死喘氣  
光低頭歸方丈  
建州白雲令弇禪師上堂遣往先生門誰云對喪主  
珍重僧問已事未明以何爲驗師曰木鏡照素容曰  
驗後如何師曰不爭多問三台有請四眾臨筵既處  
當仁請師一唱師曰要唱也不難曰便請師曰夜靜  
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  
虔州天竺義澄常真禪師在羅山數載後因山示疾  
師問百年後忽有人問和尚以何指示山乃放身便  
倒師從此契悟卽禮謝住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寒暑相催

吉州清平惟曠真寂禪師上堂不動神情便有輸贏  
之意還有麼出來時有僧出禮拜師曰不是作家便  
歸方丈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要頭將取去問如何  
是活人劍師曰會麼曰如何是殺人刀師叱之問如  
何是師子兒師曰毛頭排宇宙  
婺州金柱山義昭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  
開門作活計曰忽遇賊來又作麼生師曰然新到參  
師揭簾以手作除帽勢僧擬欲近前師曰賺殺人因  
事有偈曰虎頭生角人難措石火電光須密布假饒

元二十  
九  
烈士也應難惜底那能解回互

潭州谷山和尚僧問省要處乞師一言師便起去問  
羶羊挂角時如何師曰你向甚麼處覓曰挂角後如  
何師曰走

湖南道吾從盛禪師初住龍回僧問如何是覲面事  
師曰新羅國去也問如何是龍回家風師曰縱橫射  
直問窮子投師乞師拯濟師曰莫是屈著汝麼曰爭  
柰窮何師曰大有人見

福州羅山義因禪師上堂良久曰若是宗師門下客  
必不怪於羅山珍重僧問承古有言自從認得曹谿  
路了知生死不相關曹谿路卽不問如何是羅山路  
師展兩手僧曰恁麼則一路得通諸路亦然師曰甚  
麼諸路僧近前叉手師曰靈鶴煙霄外鈍鳥不離窠  
問教中道順法身萬象俱寂隨智用萬象齊生如何  
是萬象俱寂師曰有甚麼曰如何是萬象齊生師曰  
繩牀倚子

灌州靈巖和尚僧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地傾東南  
天高西北曰學人不會師曰落照機前異師頌石鞏  
接三平曰解擘當胸箭因何祇半人爲從途路曉所  
以不全身

吉州匡山和尚示徒頌曰匡山路匡山路巖崖嶮峻  
人難措遊人擬議隔千山一句分明超佛祖白牛頌  
曰我有古壇眞白牛父子藏來經幾秋出門直往孤  
峯頂回來暫跨虎溪頭  
福州興聖重滿禪師上堂覲面分付不待文宣對眼  
投機喚作參玄上士若能如此所以宗風不墜僧問  
如何是宗風不墜底句師曰老僧不忍問昔日靈山  
會裏今朝興聖筵中和尚親傳如何舉唱師曰欠汝  
一問

潭州寶應清進禪師僧問如何是實相師曰沒卻汝  
問至理無言如何通信師曰于差萬別曰得力處乞  
師指示師曰瞌睡漢  
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常山李氏子爲童兒時日一  
素食出言有異既冠親事本府萬歲寺無相大師披  
削登戒學毘尼一日爲眾陞臺宣戒本布薩已乃日  
持戒但律身而已非眞解脫也依文作解豈發聖智  
乎於是訪南宗初謁雲居雪峯參訊勤恪然猶未有  
所見後造玄沙一言啟發廓爾無惑沙問三界唯心  
汝作麼生會師指倚子曰和尚喚這箇作甚麼曰倚

日華錄玄沙備禪師法嗣

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常山李氏子爲童兒時日一

素食出言有異既冠親事本府萬歲寺無相大師披

削登戒學毘尼一日爲眾陞臺宣戒本布薩已乃日

持戒但律身而已非眞解脫也依文作解豈發聖智

乎於是訪南宗初謁雲居雪峯參訊勤恪然猶未有

所見後造玄沙一言啟發廓爾無惑沙問三界唯心

汝作麼生會師指倚子曰和尚喚這箇作甚麼曰倚

子師曰和尚不會三界唯心曰我喚這箇作竹木汝  
 喚作甚麼師曰桂琛亦喚作竹木曰盡大地覓一箇  
 會佛法底人不可得師自爾愈加激勵沙每因誘迪  
 學者流出諸三昧皆命師為助發師雖處眾豁晦然  
 聲譽甚遠時漳牧王公建精舍曰地藏請師開法因  
 插田次見僧乃問從甚處來曰南州師曰彼中佛法  
 如何曰商量浩浩地師曰爭如我這裏栽田博飯喫  
 曰爭奈三界何師曰喚甚麼作三界問僧甚處來曰  
 南方來師曰南方知識有何言句示徒曰彼中道金  
 屑雖貴眼裏著不得師曰我道須彌在汝眼裏一日  
 同中塔侍立沙沙打中塔一棒曰就名就體中塔不  
 對沙乃問師作麼生會師曰這僧著一棒不知來處  
 僧報曰保福已遷化也師曰保福遷化地藏入塔僧問  
法眼古人意旨如後遷羅漢大闡玄要上堂宗門玄  
何眼云蒼天蒼天妙為當祇恁麼也更別有奇特若別有奇特汝且舉  
 將來看若無去不可將兩箇字便當卻宗乘也何者  
 兩箇字謂宗乘教乘也汝纔道著宗乘便是宗乘道  
 著教乘便是教乘禪德佛法宗乘元來由汝口裏安  
 立名字作取說取便是也斯須向這裏說平說實說  
 圓說常禪德汝喚甚麼作平實把甚麼作圓常傍家

行脚理須甄別莫相理沒得些子聲色名字則在心  
頭道我會解善能揀辨汝且會過甚麼揀箇甚麼記  
持得底是名字揀辨得底是聲色若不是聲色名字  
汝又作麼生記持揀辨風吹松樹也是聲蝦蟆老鴉  
叫也是聲何不那裏聽取揀擇去若那裏有箇意度  
模樣底如老師口裏又有多少意度與上座莫錯卽  
今聲色縱縱地爲當相及不相及若相及卽汝靈性  
金剛祕密應有壞滅去也何以如此爲聲貫破汝耳  
色穿破汝眼因緣卽塞卻汝幻妄走殺汝聲色體爾  
不可容也若不相及又甚麼處得聲色來會麼相及  
不相及試裁辨看少間又道是圓常平實甚麼人恁  
麼道未是黃夷村裏漢解恁麼說是他古聖乖些子  
相助顯發今時不識好惡便安圓實道我別有宗風  
玄妙釋迦佛無舌頭不如汝些子便恁麼點胸若論  
殺盜姪罪雖重猶輕尙有歇時此箇謗般若瞎卻眾  
生眼入阿鼻地獄吞鐵丸莫將爲等閒所以古人道  
過在化主不干汝事珍重僧問如何是羅漢一句師  
曰我若向汝道便成兩句也問不會底人來師還接  
否師曰誰是不會者曰適來道了也師曰莫自屈麼  
保福僧到師問彼中佛法如何曰有時示眾道塞卻

你眼教你覷不見塞卻你耳教你聽不聞坐卻你意  
教你分別不得師曰吾問你不塞你眼見箇甚麼不

塞你耳聞箇甚麼不坐你意作麼生分別

東禪齊云  
那僧問了

忽然省去更不他遊上座如今問以字不成八字不  
還會麼若不

每日見箇甚麼

是未審是甚麼字師曰汝實不會那曰學人實不會

師曰看取下頭註腳問如何是沙門正命食師曰喫

得麼曰欲喫此食作何方便師曰塞卻你口問如何

是羅漢家風師曰不向你道曰爲甚麼不道師曰是

我家風問如何是法王身師曰汝今是甚麼身曰恁

麼卽無身也師曰苦痛深上堂纔坐有二僧一時禮

拜師曰俱錯問如何是撲不破底句師曰撲問一佛

出世普爲羣生和尚今日爲箇甚麼師曰甚麼處遇

一佛曰恁麼卽學人罪過師曰謹退問如何是諸聖

玄旨師曰四楞塌地問大事未肯時如何師曰由汝

問如何是十方眼師曰豎上眉毛著請保福齋令人

傳語曰請和尚慈悲降重福曰慈悲爲阿誰師曰和

尚恁麼道渾是不慈悲哉月次乃曰雲動有雨去有

僧曰不是雲動是風動師曰我道雲亦不動風亦不

動曰和尚適來又道雲動師曰阿誰罪過師見僧舉

拂子曰還會麼曰謝和尚慈悲示學人師曰見我豎

拂子便道示學人汝每日見山見水可不示汝又見  
僧來舉拂子其僧讚歎禮拜師曰見我豎拂子便禮  
拜讚歎那裏掃地豎起掃帚爲甚麼不讚歎問承教  
有言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如何是非相師曰燈  
籠子問如何是出家師曰喚甚麼作家問僧甚麼來  
曰秦州師曰將得甚麼物來曰不將得物來師曰汝  
爲甚麼對眾謾語其僧無對師卻問秦州豈不是出  
鸚鵡曰鸚鵡出在隴西師曰也不較多問僧甚麼來  
曰報恩師曰何不且在彼中曰僧家不定師曰既是  
僧家爲甚麼不定僧無對玄覺代云謝和尚願問王太傅上雪

峯施眾僧衣時從龕上座不在師弟代上名受衣龕

歸弟曰某甲爲師兄上名了龕曰汝道我名甚麼弟

無對師代云師兄得恁麼貪又曰甚麼處是貪處又

代云兩度上名雲居錫云甚麼處是龕上座兩度上名處師與長慶保福

入州見牡丹障子保福曰好一朵牡丹花長慶曰莫

眼花師曰可惜許一朵花玄覺云三尊宿語還有親疏也無祇如羅漢恁麼道

落在甚處問僧汝在招慶有甚麼異聞底事試舉看曰

不敢錯舉師曰真實底事作麼生舉曰和尚因甚麼

如此師曰汝話墮也眾僧晚參聞角聲師曰羅漢三

日一度上堂王太傅二時相助問如何是學人本來

元二册  
心師曰是你本來心問師居寶座說法度人未審度甚麼人師曰汝也居寶座度甚麼人問鏡裏看形見不難如何是鏡師曰還見形麼問但得本莫愁末如何是末師曰總有也師因疾僧問和尚尊候較否師以杖拄地曰汝道這箇還痛否曰和尚問阿誰師曰問汝曰還痛否師曰元來共我作道理天成三年秋復屆闕城舊止遍遊近城梵宇已乃示寂茶毘收舍利建塔於院之西隅諡真應禪師

杭州天龍寺重機明真禪師台州人也得法玄沙復回浙中錢武肅王請出世開法上堂若直舉宗風獨唱本分事便同於頑石若言絕凡聖消息無大地山河盡十方世界都是一隻眼此乃事不獲已恁麼道還會麼若更不會聽取一頰盲韓瘖瘂是仙陀滿眼時人不柰何祇向目前須體妙身心萬象與森羅僧問如何是璇璣不動師曰青山數重曰如何是寂爾無垠師曰白雲一帶問如何是歸根得旨師曰兔角生也曰如何是隨照失宗師曰龜毛落也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誰人不知曰出水後如何師曰馨香日擊問朗月輝空時如何師曰正是分光景何消指玉樓

元二册  
六

福州僊宗院契符清法禪師開堂日僧問師登寶座  
合談何事師曰剔開耳孔著曰古人爲甚麼卻道非  
耳目之所到師曰金櫻樹上不生梨曰古今不到處  
請師道師曰汝作麼生問問眾手淘金誰是得者師  
曰舉手隔千里休功任意看問飛岫巖邊華子秀仙  
境臺前事若何師曰無價大寶光中現暗客惛惛爭  
奈何曰優曇華折人皆睹向上宗乘意若何師曰闍  
黎若問宗乘意不如靜處薩婆訶問如何是闍中諸  
佛境界師曰造化終難測春風徒自輕問如何是道  
中寶師曰雲孫淚亦垂問諸聖收光歸源後如何師  
曰三聲猿屢斷萬里客愁聽曰未審今時人如何湊  
得古人機師曰好心向子道切忌未生時

婺州國秦院瑄禪師上堂不離當處咸是妙明真心  
所以玄沙和尚道會我最後句出世少人知爭似國  
秦有末頭一句僧問如何是國秦末頭一句師曰闍  
黎問太遲生便歸方丈問如何是毘盧師曰某甲與  
老兄是弟子問達磨來時卽不問如何是未來時事  
師曰親遇梁王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古鏡未磨  
後如何師曰古鏡

福州升山白龍院道希禪師本郡人也上堂不要舉

足是誰威光還會麼若道自家去處本自如是且喜  
沒交涉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從甚處來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師曰汝早禮三拜問不責上來請師直  
道師曰得問如何是正真道師曰騎驢覓驢問請師  
答無賓主話師曰昔年曾記得曰卽今如何師曰非  
但耳聾亦兼眼暗問情忘體合時如何師曰別更夢  
見箇甚麼問學人擬伸一問請師裁師曰不裁曰爲  
甚麼不裁師曰須知好手問大眾雲集請師舉揚宗  
教師曰少遇聽者問不涉唇鋒乞師指示師曰不涉  
唇鋒問將來曰恁麼卽羣生有賴師曰莫閑言語問  
請和尚生機答話師曰把紙筆來錄將去問如何是  
思大日師曰出來向你道曰學人卽今見出師曰曾  
賺幾人來

福州安國院慧球寂照禪師

亦曰中塔

泉州莆田人也

沙室中參訊居首因問如何是第一月沙曰用汝箇  
月作麼師從此悟入梁開平二年玄沙將示滅闔師  
王氏遣子至問疾仍請密示繼踵說法者誰沙曰球  
子得王默記遺旨乃問鼓山臥龍法席孰當其任鼓  
山舉城下宿德具道眼者十有二人皆堪出世王亦  
默之至開堂日官僚與僧侶俱會法筵王忽問眾曰

誰是球上座如是眾人指出師王氏便請陸座師良久曰莫嫌寂寞莫道不堪未詳涯際作麼生論量所以尋常用其音響聊撥一兩下助他發機若論來十方世界覓一人爲侶伴不可得僧問佛法大意從何方便頓入師曰入是方便問雲自何山起風從何澗生師曰盡力施爲不離中塔上堂我此間粥飯因緣爲兄弟舉唱終是不常欲得省要卻是山河大地與汝發明其道既常亦能究竟若從文殊門入者一切音響蝦蟆蚯蚓助汝發機若從普賢門入者不動步而到以此三門方便示汝如將一隻折箸攪大海水令彼魚龍知水爲命會麼若無智眼而審諦之任汝百般巧妙不爲究竟問學人近入叢林不明已事乞師指示師以杖指之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我恁麼爲汝卻成抑屈人還知麼若約當人分上從來底事不論初入叢林及過去諸佛不曾乏少如大海水一切魚龍初生及至老死所受用水悉皆平等問不謬正宗請師眞實師曰汝替我道曰或有不辨者作麼生師曰待不辨者來問諸佛還有師否師曰有曰如何是諸佛師師曰一切人識不得上堂良久有僧出禮拜

師曰莫教觸體撈損僧參問曰去卻僕從便請相見  
師曰眨上眉毛看曰不與麼時如何師曰山北去也  
問從上宗乘事如何師良久僧再問師便喝出問如  
何是大庾嶺頭事師曰料汝承當不得曰重多少師  
曰這般底論劫不奈何師問了院主祇如先師道盡  
十方世界是真實人體你還見僧堂麼了曰和尚莫  
眼花師曰先師遷化肉猶煖在

衡嶽南臺誠禪師僧問玄沙宗旨請師舉揚師曰甚  
麼處得此消息曰垂接者何師曰得人不迷已問潭  
清月現是何境界師曰不干你事曰借問又何妨師

曰覓潭月不可得問離地四指爲甚麼卻有魚紋師  
曰有聖量在曰此量爲甚麼人施師曰不爲聖人

福州螺峯冲奧明法禪師上堂人人具足人人成現  
爭怪得山僧珍重僧問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如  
何是寂滅相師曰問答俱備曰恁麼則真如法界無  
自無他師曰特地令人愁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  
師曰德重鬼神欽曰見後如何師曰通身聖莫測問  
如何是螺峯一句師曰苦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惆  
悵松蘿境界危

泉州睡龍山和尚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以杖趁

之僧乃走師曰住住向後遇作家舉看上堂舉拄杖  
曰三十年住山得他氣力時有僧問和尚得他甚麼  
氣力師曰過谿過嶺東拄西拄招慶云我不恁麼道  
僧問和尚作麼生道  
慶以杖下  
地拄行  
天台山雲峯光緒至德禪師上堂但以眾生日用而  
不知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日月星辰江河淮濟一切  
含靈從一毛孔入一毛孔毛孔不小世界不大其中  
眾生不覺不知若要易會上座日用亦復不知時有  
僧問日裏僧馱像夜裏像馱僧未審此意如何師曰  
闍黎豈不是從茶堂裏來

福州大章山契如菴主本郡人也素蘊孤操志探祖  
道預玄沙之室穎悟幽旨玄沙記曰子禪已逸格則  
他後要一人侍立也無師自此不務聚徒不畜童侍  
隱於小界山到大朽杉若小菴但容身而已凡經遊  
僧至隨叩而應無定開示僧問生死到來如何迴避  
師曰符到奉行曰恁麼則被生死拘將去也師曰阿  
哪哪問西天持錫意作麼生師拈錫杖卓地振之僧  
曰未審此是甚麼義師曰這箇是張家打僧擬進語  
師以錫擻之僧問雲臺欽和尚如何是真言欽曰南  
無佛陀耶師別云作麼作麼清谿冲煦二長老嚮師

名未常會遇一旦同訪之值師採粟豁問道者如菴  
主在何所師曰從甚麼處來曰山下來師曰因甚麼  
得到這裏曰這裏是甚麼處所師揖曰那下喫茶去  
二公方省是師遂詣菴所頗味高論晤坐於左右不  
覺及夜觀豺虎奔至菴前自然馴遶豁因有詩曰行  
不等閑行誰知去住情一餐猶未飽萬戶勿聊生非  
道應難伏空拳莫與爭龍吟雲起處閑嘯兩三聲二  
公尋於大章山創菴請師居之兩處孤坐垂五十二  
載而卒

福州蓮華山永興神祿禪師閩王請開堂日未陞座  
先於座前立曰大王大眾聽已有真正舉揚也此一  
會總是得聞豈有不聞者若有不聞彼此相謾去也  
方乃登座僧問大王請師出世未委今日一會何似  
靈山師曰徹古傳今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毛頭  
顯沙界日月現其中

天台國清寺師靜土座始遇玄沙示眾曰汝諸人但  
能一生如喪考妣吾保汝究得徹去師躡前語問曰  
祇如教中道不得以所知心測度如來無上知見又  
作麼生沙曰汝道究得徹底所從心還測度得及否  
師從此信入後居天台三十餘載不下山博綜三學

操行孤立禪寂之餘常閱龍藏遐邇欽重時謂大靜  
上座常有人問弟子每當夜坐心念紛飛未明攝伏  
之方願垂示誨師曰如或夜閑安坐心念紛飛卻將  
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  
存反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又能照之智本空所  
緣之鏡亦寂寂而非寂者蓋無能寂之人也照而非  
照者蓋無所照之境也境智俱寂心慮安然外不尋  
枝內不住定二途俱泯一性怡然此乃還源之要道  
也師因覩教中幻義乃述一偈問諸學流曰若道法  
皆如幻有造諸過惡應無咎云何所作業不忘而藉  
佛慈興接誘時有小靜上座答曰幻人興幻幻輪圍  
幻業能招幻所治不了幻生諸幻苦覺知如幻幻無  
爲二靜上座並終如本山

長慶稜禪師法嗣

泉州招慶院道匡禪師潮州人也稜和尚始居招慶  
師乃入室參侍遂作桶頭常與眾僧語話一日慶見  
乃曰尔每日口嘮嘮底作麼師曰一日不作一日不  
食慶曰與麼則磨弓錯箭去也師曰專待尉遲來慶  
曰尉遲來後如何師曰教伊筋骨遍地眼睛突出慶  
便出去泊慶被召師繼踵住持上堂聲前薦得孤負

平生句後投機殊乖道體爲甚麼如此大眾且道從來合作麼生又曰招慶與諸人一時道卻還委落處麼時有僧出曰大眾一時散去還稱師意也無師曰好與二十拄杖僧禮拜師曰雖有盲龜之意且無曉月之程曰如何是曉月之程師曰此是盲龜之意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非行不行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蚊子上鐵牛問如何是在匣劍師良久僧罔措師曰也須感荷招慶始得問如何是提宗一句師曰不得昧著招慶其僧禮拜起師又曰不得昧著招慶囑汝作麼生是提宗一句僧無對問文殊劍下不承當時如何師曰未是好手人曰如何是好手人師曰是汝話墮也問如何是招慶家風師曰寧可清貧自樂不作濁富多憂問如何是南泉一線道師曰不辭向汝道恐較中更較去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七顛八倒問學人根思遲回乞師曲運慈悲開一線道師曰這箇是老婆心曰悲華剖坼以領尊慈從上宗乘事如何師曰恁麼須得汝親問始得問僧甚處去來曰劈柴來師曰還有劈不破底也無曰有師曰作麼生是劈不破底僧無語師曰你若道不得問我我與汝道曰作麼生是劈不破底師曰賺殺人師拈鉢囊

問僧你道值幾錢僧無對

歸宗柔代云  
雷與人增價

因地動僧問

還有不動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動者師曰動

從東來卻歸西去問法雨普霑還有不潤處否師曰

有曰如何是不潤處師曰水灑不著問如何是招慶

深深處師曰和汝沒卻問如何是九重城裏人師曰

還共汝知聞麼上堂次大眾擁法座而立師曰這裏

無物諸人苦恁麼相促相拶作麼擬心早沒交涉更

上門上戶千里萬里今既上來各著精彩招慶一時

拋與諸人好麼乃曰還接得也無眾無對師曰勞而

無功便陞座復曰汝諸人得恁麼鈍看他古人一兩

箇得恁麼快纔見便負將去也較些子若有此箇人

非但四事供養便以琉璃爲地白銀爲壁亦未爲貴

帝釋引前梵王隨後攬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

亦未爲足直得如是猶更有一級在還委得麼珍重

婺州報恩院寶資曉悟禪師僧問學人初心請師示

箇入路師遂側掌示之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獨掌

不浪鳴問如何是報恩家風師曰也知闍黎入眾日

淺問古人拈槌豎拂意旨如何師曰報恩截舌有分

僧曰爲甚麼如此師曰屈著作麼問如何是文殊劍

師曰不知曰祇如一劍下活得底人作麼生師曰山

僧祇管二時齋粥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背後是甚麼立地曰學人不會乞師再示師提拄杖曰汝不會合喫多少拄杖問如何是具大慙愧底人師曰開口取合不得曰此人行履如何師曰逢茶卽茶逢飯卽飯問如何是金剛一隻箭師曰道甚麼僧再問師曰過新羅國去也問波騰鼎沸起必全真未審古人意如何師乃叱之曰恁麼則非次也師曰你話墮也又曰我話亦墮汝作麼生僧無對問去卻賞罰如何是吹毛劍師曰延平屬劍州曰恁麼則喪身失命去也師曰錢塘江裏潮

處州翠峯從欽禪師上堂曰更不展席也珍重便歸方丈卻問侍者還會麼曰不會師曰將謂汝到百丈來

襄州鷲嶺明遠禪師初參長慶慶問汝名甚麼師曰明遠慶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明遠退兩步慶曰汝無端退兩步作麼師無語慶曰若不退步爭知明遠師乃諭旨住後向火次僧問無一法當前應用無虧時如何師以手卓火其僧如此有省

杭州龍華寺彥球實相得一禪師開堂日謂眾曰今日旣陞法座又爭解諱得祇如不諱底事此眾還有

元二十  
人與作證明麼若有卽出來相共作箇榜樣僧問此座爲從天降下爲從地涌出師曰是甚麼曰此座高廣如何陞得師曰今日幾被汝安頓著問靈山一會迦葉親聞今日一會何人得聞師曰同我者擊其大節曰灼然俊哉師曰去搬水漿茶堂裏用去師復曰從前佛法付囑國王大臣及有力檀越今日郡尊及諸官僚特垂相請不勝荷愧山僧更有末後一句子賤賣與諸人師乃起身立曰還有人買麼若有人買卽出來若無人買卽賤貨自收去也久立珍重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雪上更加霜

杭州保安連禪師僧問如何是保安家風師曰問有甚麼難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豫章鐵柱豎曰學人不會師曰漳江親到來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師僧頭上戴冠子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死虎足人看問一問一答彼此興來如何是保安不驚人之句師曰汝到別處作麼生舉

福州報慈院光雲慧覺禪師上堂瘥病之藥不假驢馳若據如今各自歸堂去珍重問僧近離甚處曰臥龍師曰在彼多少時曰經冬過夏師曰龍門無宿客爲甚在彼許多時曰師子窟中無異獸師曰汝試作

師子吼看曰若作師子吼卽無和尚師曰念汝新到  
放汝三十棒問承聞超覺有鎖口訣如何示人師曰  
賴我拄杖不在手曰恁麼則深領尊慈也師曰待我  
肯汝卽得聞王問報慈與神泉相去近遠師曰若說  
近遠不如親到師卻問大王曰應干差是甚麼心王  
曰甚麼處得心來師曰豈有無心者王曰那邊事作  
麼生師曰請向那邊問王曰大師謾別人卽得問大  
眾臻湊請師舉揚師曰更有幾人未聞曰恁麼則不  
假上來也師曰不上來且從汝向甚麼處會曰若有  
處所卽孤負和尚去也師曰祇恐不辨精麁問夫說  
法者當如法說此意如何師曰有甚麼疑訛問古人  
面壁意旨如何師便打問不假言詮請師徑直師曰  
何必更待商量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

音釋

葵

七遇切音務州名

繡

里養切音兩履兩枚也

羶

同羶郎丁切音靈似羊而大角有圓

繞感文夜則懸

琛

尹森切音琴美寶曰琛

攃

初江切音窗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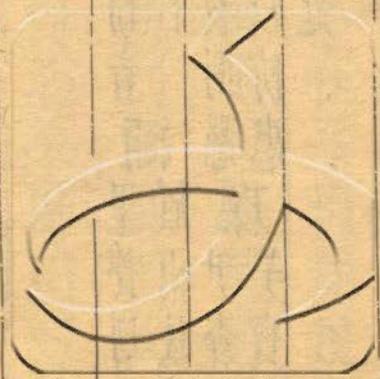
箸

治據切音二匙箸飯具

南峯堂光明施資敬刊此卷第二十計字壹萬零六十八箇

光緒三十二年冬月長沙刻經處識

元二十一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一

池四

宋 沙門 大川 濟 纂

青原下七世

長慶稜禪師法嗣

廬山開先寺紹宗圓智禪師姑蘇人也江南李主巡  
幸洪井入山瞻謁請上堂令僧問如何是開先境師  
曰最好是一條界破青山色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  
拾枯柴煮布水國主益加欽重後終於本山靈塔存  
焉

杭州傾心寺法瑫宗一禪師上堂良久曰大眾不待

元二十一

一

一句語便歸堂去還有紹繼宗風分也無還有人酬  
得此問麼若有人酬得這裏與諸人爲怪笑若酬不  
得諸人與這裏爲怪笑珍重僧問如何朴實免見虛  
頭師曰汝問若當眾人盡鑒曰有恁麼來皆不丈夫  
祇如不恁麼來還有紹繼宗風分也無師曰出兩頭  
致一問來曰甚麼人辨得師曰波斯養兒問佛法去  
處乞師全示師曰汝但全致一問來曰爲甚麼卻拈  
此問去師曰汝適來問甚麼曰若不遇於師幾成走  
作師曰賊去後關門問別傳一句如何分付師曰可  
惜許曰恁麼則別酬亦不當去也師曰也是閑辭問  
如何是不朝天子不羨王侯底人師曰每日三條線  
長年一衲衣曰未審此人還紹宗風也無師曰鵲來  
頭上語雲向眼前飛問承古有言不斷煩惱此意如  
何師曰又是發人業曰如何得不發業師曰你話墮  
也問請去賞罰如何是吹毛劍師曰如法禮三拜師  
後住龍冊寺歸寂

福州水陸院洪儼禪師上堂大眾集定師下座捧香  
鑪巡行大眾前曰供養十方諸佛便歸方丈僧問離  
卻百非兼四句請師盡力與提綱師曰落在甚麼處  
曰恁麼則人天有賴去也師曰莫將惡水潑人好

杭州靈隱山廣嚴院咸澤禪師初參保福福問汝名甚麼師曰咸澤福曰忽遇枯涸者如何師曰誰是枯涸者福曰我是師曰和尚莫謾人好福曰卻是汝謾我師後承長慶印記住廣嚴道場今法安院僧問如何是覲面相呈事師下禪牀曰伏惟尊體起居萬福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城中青史樓雲外高峯塔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幽澗泉清高峯月白問如何是廣嚴家風師曰一塢白雲三間茆屋曰畢竟如何師曰既無維那兼少典座問如何是廣嚴家風師曰師子石前靈水響鷄籠山上白猿啼

福州報慈院慧朗禪師上堂從上諸聖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遞相告報是汝諸人還會麼若不會大不容易僧問如何是一大事師曰莫錯相告報麼曰恁麼則學人不疑也師曰爭奈一翳在目問三世諸佛盡是傳語人未審傳甚麼人語師曰聽曰未審是甚麼語師曰你不是鍾期問如何是學人眼師曰不可更撒沙

福州長慶常慧禪師僧問王侯請命法嗣怡山鎖口之言請師不謬師曰得曰恁麼則深領尊慈師曰莫鈍置人好問不犯宗風不傷物義請師滿口道師曰

今日豈不是開堂問燄續雪峯印傳超覺不違於物  
不負於人不在當頭卽今何道師曰違負卽道曰恁  
麼則善副來言淺深已辨師曰也須識好惡

福州石佛院靜禪師上堂若道素面相呈猶添脂粉  
縱離添過猶有負慙諸人且作麼生體悉僧問學人  
欲見和尚本來面目師曰洞上有言親體取曰恁麼  
則不得見去也師曰灼然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  
福州枕峯觀音院清換禪師上堂諸禪德若要論禪  
說道舉唱宗風祇如當人分上以一毛端上有無量  
諸佛轉大法輪於一塵中現寶王刹佛說眾生說山

河大地一時說未嘗間斷如毘沙門王始終不求外  
寶旣各有如是家風阿誰欠少不可更就別人處分  
也僧問如何是法界性師曰汝身中有萬象曰如何  
體得師曰虛谷尋聲更求本末

福州東禪契訥禪師上堂未曾暫失全體現前恁麼  
道亦是分外既恁麼道不得向兄弟前合作麼生道  
莫是無道處不受道麼莫錯會好僧問如何是現前  
三昧師曰何必更待道問已事未明乞師指示師曰  
何不禮謝問如何是東禪家風師曰一人傳虛萬人  
傳實

福州長慶院弘辯妙果禪師上堂於座前側立曰大眾各歸堂得也未還會得麼若也未會山僧謾諸人去也遂陞座僧問海眾雲臻請師開方便門示真實相師曰這箇是方便門曰恁麼則大眾側聆去也師曰空側聆作麼

福州東禪院可隆了空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正是道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分明向汝道上堂大好省要自不仙陀若是聽響之流不如歸堂向火珍重問如何是普賢第一句師曰落第二句也

福州仙宗院守玘禪師久不上堂大眾入方丈參師曰今日與大眾同請假未審還給假也無若未聞給假卽先言者負珍重僧問十二時中常在底人還消得人天供養也無師曰消不得曰爲甚麼消不得師曰爲汝常在曰祇如常不在底人還消得也無師曰驢年問請師答無賓主話師曰向無賓主處問將來撫州永安院懷烈淨悟禪師上堂顧視左右曰患謬作麼便歸方丈上堂良久曰幸自可憐生又被污卻也上堂大眾正是著力處切莫容易僧問怡山親聞一句請師爲學人道師曰向後莫錯舉似人

福州閩山令含禪師上堂還恩恩滿賽願願圓便歸

方丈僧問既到妙峯頂誰人爲伴侶師曰到曰甚麼人爲伴侶師曰喫茶去問明明不會乞師指示師曰指示且置作麼生是你明明底事曰學人不會再乞師指師曰八棒十三

新羅國龜山和尚有人舉裴相國啟建法會問僧看甚麼經曰無言童子經公曰有幾卷曰兩卷公曰既是無言爲甚麼卻有兩卷僧無對師代曰若論無言非唯兩卷

吉州資國院道殷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普通八年遭梁怪直至如今不得雪問千山萬山如何是龍須山師曰千山萬山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對面千里問不落有無請師道師曰汝作麼生問福州祥光院澄靜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長安路上曰向上事如何師曰谷聲萬籟起松老五雲披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門下平章事宮闈較幾重杭州報慈院從瓌禪師福州陳氏子僧問承古有言今人看古教未免心中鬧欲免心中鬧應須看古教如何是古教師曰如是我聞曰如何是心中鬧師曰那畔雀兒聲

杭州龍華寺契盈廣辯周智禪師僧問如何是龍華

境師曰翠竹搖風寒松鎖月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切莫唐突問如何是三世諸佛道場師曰莫別瞻禮曰恁麼則亘古亘今師曰是甚麼年中

太傅王延彬居士一日入招慶佛殿指鉢盂問殿主

這箇是甚麼鉢主曰藥師鉢公曰祇聞有降龍鉢主

曰待有龍即降公曰忽遇拏雲攪浪來時作麼生主

曰他亦不顧公曰話墮也玄沙曰盡你神力走向甚麼處去保福曰皈依佛法

僧百丈恆作覆鉢勢雲門曰他日生天莫孤負老僧長慶謂太傅曰雪峯豎拂

子示僧其僧便出去若據此僧合喚轉痛與一頓公

曰是甚麼心行慶曰泊合放過公到招慶煎茶朗上

座與明招把鉢忽翻茶鉢公問茶鑪下是甚麼朗曰

捧爐神公曰既是捧爐神為甚麼翻卻茶朗曰事官

于日失在一朝公拂袖便出明招曰朗上座喫卻招

慶飯了卻向外邊打野糲朗曰上座作麼生招曰非

人得其便

保福展禪師法嗣

潭州延壽寺慧輪禪師僧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

曰不在外曰出匣後如何師曰不在內問如何是一

色師曰青黃赤白曰大好一色師曰將謂無人也有

一箇半箇

漳州保福可儔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雲  
在青天水在瓶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瞥落也曰還  
用也無師曰莫鬼語

舒州海會院如新禪師上堂良久曰禮繁卽亂便下  
座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轉見孤獨曰親切  
處乞師一言師曰不得尋也聽他問如何是迦葉頓  
領底事師曰汝若領得我卽不恪曰恁麼則不煩於  
師去也師曰又須著棒爭得不煩問牛頭橫說豎說  
猶未知向上關捩子如何是向上關捩師曰賴遇娘  
生臂短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要道何難曰便請師  
道師曰將謂靈利又不仙陀

洪州漳江慧廉禪師僧問師登寶座曲爲今時四眾  
攀瞻請師接引師曰甚麼處屈汝曰恁麼則垂慈方  
便路直下不孤人也師曰也須收取好問如何是漳  
江境師曰地藏皺眉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普賢斂  
袂問如何是漳江水師曰苦問如何是漳江第一句  
師曰到別處不得錯舉

福州報慈院文欽禪師僧問如何是諸佛境師曰雨  
來雲霧暗晴乾日月明問如何是妙覺明心師曰今  
冬好晚稻出自秋雨成問如何是妙用河沙師曰雲

生碧岫雨降青天問如何是平常心合道師曰喫茶  
喫飯隨時過看水看山實暢情

泉州萬安院清運資化禪師僧問諸佛出世震動乾  
坤和尚出世未審如何師曰向汝道甚麼曰恁麼則  
不異諸聖去也師曰莫亂道問如何是萬安家風師  
曰苔羹倉米飯曰忽遇上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飯後  
三巡茶問如何是萬安境師曰一塔松蘿望海青

漳州報恩院道熙禪師初與保福送書上泉州王太  
尉尉問漳南和尚近日還爲人也無師曰若道爲人  
卽屈著和尚若道不爲人又屈著太尉來問太尉曰

道取一句尉曰待鐵牛能齧草木馬解含煙師曰某  
甲惜口喫飯尉良久又問驢來馬來師曰驢馬不同  
途尉曰爭得到這裏師曰特謝太尉領話住後僧問  
明言妙句卽不問請師眞實道將來師曰不阻來意  
泉州鳳凰山從琛洪忍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  
師曰門風相似卽無阻矣汝不是其人曰忽遇其人  
時又如何師曰不可預搔待癢問學人根思遲回方  
便門中乞師傍瞥師曰俛瞥曰深領師旨安敢言乎  
師曰太多也上堂有僧出禮拜起退身立師曰我不  
如汝僧應諾師曰無人處放下著問如何是學人自

已事師曰暗算流年事可知問如何是鳳凰境師曰  
雪夜觀明月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作人醜差曰爲  
人何在師曰莫屈著汝麼

福州永隆院明慧禪師上堂謾言侵早起更有夜  
行人似則似是卽不是珍重問無爲無事人爲甚麼  
卻是金鎖難師曰爲斷龜織貴重難畱曰爲甚麼道  
無爲無事人逍遙實快樂師曰爲鬧亂且要斷送僧  
參師曰不要得許多般數速道速道僧無對上堂日  
出卯用處不須生善巧便下座僧問如何進向得達  
本源師曰依而行之

洪州清泉山守清禪師福州人也僧問如何是佛師  
曰問曰如何是祖師曰答問和尚見古人得箇甚麼  
便住此山師曰情知汝不肯曰爭知某甲不肯師曰  
鑒貌辨色問親切處乞師一言師曰莫過如此問古  
人面壁爲何事師曰屈曰恁麼則省心力去也師曰  
何處有恁麼人問諸餘卽不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  
消汝三拜不消汝三拜

漳州報恩院行崇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  
碓搗磨磨問曹谿一路請師舉揚師曰莫屈著曹谿  
麼曰恁麼則羣生有賴師曰也是老鼠喫鹽問不涉

公私如何言論師曰喫茶去問丹霞燒木佛意作麼  
生師曰時寒燒火向曰翠微迎羅漢意作麼生師曰  
別是一家春

潭州嶽麓山和尚上堂良久曰昔日毘盧今朝嶽麓  
珍重僧問如何是聲色外句師曰猿啼鳥叫問師唱  
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五音六律問截舌之句請  
師舉揚師曰日能熱月能涼

朗州德山德海禪師僧問靈山一會何人得聞師曰  
闍黎得聞曰未審靈山說箇甚麼師曰卽闍黎會問  
如何是該天括地句師曰干界搖動問從上宗乘以

何爲驗師曰從上且置卽今作麼生曰大眾總見師  
曰話墮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擘

泉州後招慶和尚僧問末後一句請師商量師曰塵  
中人自老天際月常明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一  
瓶兼一鉢到處是生涯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擾  
擾忿忿晨雞暮鐘

鼎州梁山簡禪師問僧甚處來曰藥山來師曰還將  
得藥來否曰和尚住山也不錯師便休

洪州建山澄禪師僧問如何是法王劔師曰可惜許  
曰如何是人王劔師曰塵埋牀下履風動架頭巾問

五代時教接引今時未審祖宗如何示人師曰一代時教已有人問了也曰和尚如何示人師曰惆悵庭前紅莧樹年年生葉不生花問故歲已去新歲到來還有不受歲者也無師曰作麼生曰恁麼則不受歲也師曰城上已吹新歲角聽前猶點舊年燈曰如何是舊年燈師曰腊月三十日

泉州招慶院省燈淨修禪師初參保福福一日入大殿覩佛像乃舉手問師曰佛恁麼意作麼生師曰和尚也是橫身福曰一槩我自收取師曰和尚非唯橫身福然之後住招慶開堂陞座良久乃曰大眾向後到處遇道伴作麼生舉似他若有人舉得試對眾舉看若舉得免孤負上祖亦免埋沒後來古人道通心君子文外相見還有這箇人麼況是曹溪門下子孫合作麼生理論合作麼生提唱僧問如何得不傷於己不負於人師曰莫屈著汝這問麼曰恁麼上來已蒙師指也師曰汝又屈著我作麼問當鋒一句請師道師曰喏僧再問師曰瞌睡漢問僧近離甚處曰報恩師曰僧堂大小曰和尚試道看師曰何不待問問學人全身不會請師指示師曰還解笑得麼乃曰叢林先達者不敢相觸忤若是初心後學未信直須信

取未省直須省取不用掠虛諸人本分去處未有一  
時不顯露未有一物解蓋覆得如今若要知不用移  
絲髮地不用少許工夫但向博地凡夫位中承當取  
豈不省心力既能省得便與諸佛齊肩依而行之緣  
此事是箇白淨去處今日須得白淨身心合他始得  
自然合古合今脫生離死古人云識心達本解無爲  
法方號沙門如今諸官大眾各須體取好莫全推過  
師僧分上佛法平等上至諸佛下至一切共同此事  
既然如此誰有誰無王事之外亦須努力適來說如  
許多般蓋不得已而已莫道從上宗門合恁麼語話

祇如從上宗門合作麼生還相悉麼若有人相悉山  
僧今日雪得去也久立大眾珍重示坐禪方便頌曰  
四威儀內坐爲先澄濾身心漸坦然瞥爾有緣隨濁  
界當須莫續是天年修持祇學從功路至理寧論在  
那邊一切時中常管帶因緣相湊豁通玄示執坐禪  
者曰大道分明絕點塵何須長坐始相親遇緣儻解  
無非是處憤那能有故新散誕肯齊支遁侶逍遙曷  
與慧休鄰或遊泉石或闖闖可謂煙霞物外人

福州康山契穩法寶禪師初開堂僧問威音王佛已  
後次第相承未審師今一會法嗣何方師曰象骨舉

手龍谿點頭問圓明湛寂非師意學人因底卻無明  
師曰辨得也未曰恁麼則識性無根去也師曰隔靴  
搔痒

泉州西明院琛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竹  
著瓦碗曰忽遇上客來時如何祇待師曰黃蘗倉米  
飯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問取露柱看

鼓山晏國師法嗣

杭州天竺子儀心印水月禪師温州樂清陳氏子初  
遊方謁鼓山問曰子儀三千里外遠投法席今日非  
時上來乞師非時答話山曰不可鈍置仁者師曰省  
力處如何山曰汝何費力師於此有省後回浙中錢  
忠懿王命開法於羅漢光福二道場上堂久立大眾  
更待甚麼不辭展拓卻恐悞於禪德轉迷歸路時寒  
珍重僧問如何是從上來事師曰住曰如何薦師曰  
可惜龍頭翻成蛇尾有僧禮拜起將問話師曰如何  
且置僧乃問祇如與聖之子還有相親分也無師曰  
祇待局終不知柯爛問如何是維摩默師曰謗曰文  
殊因何讚師曰同案領過曰維摩又如何師曰頭上  
三尺巾手裏一枝拂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大  
洋海裏一星火曰學人不會師曰燒盡魚龍問丹霞

燒木佛意旨如何師曰寒卽圍爐向猛火曰還有過也無師曰熱卽竹林溪畔坐問如何是法界義宗師曰九月九日浙江潮問諸餘卽不問如何是光福門下超毘盧越釋迦底人師曰諸餘奉納曰恁麼則平生慶幸去也師曰慶幸事作麼生僧罔措師便喝將下堂僧問下堂一句乞師分付師曰攜履已歸西國去此山空有老猿啼問鼓山有掣鼓奪旗之說師且如何師曰敗將不忍誅曰或遇良將又如何師曰念子孤魂賜汝三奠問世尊入滅當歸何所師曰鶴林空變色真歸無所歸曰未審必定何之師曰朱實殞勁風繁英落素秋曰我師將來復歸何所師曰子今欲識吾歸處東西南北柳成絲問如何修行卽得與道相應師曰高卷吟中箔濃煎睡後茶

建州白雲智作真寂禪師永真朱氏子容若梵僧禮鼓山披剃一日鼓山上堂召大眾眾皆回眸山披襟示之眾罔措唯師朗悟厥旨入室印證又參次山召曰近前來師近前山曰南泉喚院主意作麼生師斂手端容退身而立山莞然奇之住後上堂還有人向宗乘中致得一問來麼待山僧向宗乘中答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歸方丈問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師曰火

裏蓮生曰如何是彌髓裏眼睛師曰泥牛入海問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汝還具眼麼曰恁麼則學人歸堂去也師曰猢猻入布袋問如何是延平津師曰萬古水溶溶曰如何是延平劍師曰速須退步曰未審津與劍是同是異師曰可惜許次遷奉先僧問如何是奉先境師曰一任觀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莫無禮問如何是奉先家風師曰卽今在甚麼處曰恁麼則大眾有賴也師曰干汝甚麼事問如何是爲人一

句師曰不是奉先道不得

鼓山智嚴了覺禪師上堂多言復多語由來反相悞珍重僧問石門之句卽不問請師方便示來機師曰問取露柱問國王出世三邊靜法王出世有何恩師曰還會麼曰幸遇明朝輒伸呈獻師曰吐卻著曰若不禮拜幾成無孔鐵鎚師曰何異無孔鐵鎚

福州龍山智嵩妙處禪師上堂幸自分明須作這箇節目作麼到這裏便成節目便成增語便成塵玷未有如許多事時作麼生僧問古佛化導今祖重興人天輻輳於禪庭至理若爲於開示師曰亦不敢孤負大眾曰恁麼則人天不謬殷勤請頓使凡心作佛心師曰仁者作麼生曰退身禮拜隨眾上下師曰我識

得汝也

泉州鳳凰山彊禪師僧問燈傳鼓嶠道化溫陵不跨石門請師通信師曰若不是今日攔胸撞出曰恁麼則今日親聞師子吼他時終作鳳凰兒師曰又向這裏塗汙人問白浪滔天境何人住太虛師曰靜夜思堯鼓回頭聞舜琴

福州龍山文義禪師上堂若舉宗乘卽院寂徑荒若畱委問更待箇甚麼還有人委悉麼出來驗看若無人委悉且莫掠虛好便下座問如何是人王師曰威風人盡懼曰如何是法王師曰一句令當行曰二王還分不分師曰適來道甚麼

福州鼓山智岳了宗禪師本郡人也初遊方至鄂州黃龍問久嚮黃龍及乎到來祇見赤斑蛇龍曰汝祇見赤斑蛇且不識黃龍師曰如何是黃龍龍曰滔滔地師曰忽遇金翅鳥來又作麼生龍曰性命難存師曰恁麼則被他吞卻去也龍曰謝闍黎供養師便禮拜住後上堂我若全舉宗乘汝向甚麼處領會所以道古今常露體用無妨不勞久立珍重問虛空還解作用也無師拈起拄杖曰這箇師僧好打僧無語襄州定慧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無人不

驚曰學人未委在師曰不妨難向問不借時機用如何話祖宗師曰闍黎還具慙愧麼僧便喝師休去

福州鼓山清諤宗曉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時寒不出手

金陵淨德院冲煦慧悟禪師福州和氏子僧問如何是大道師曰我無小徑曰如何是小徑師曰我不知大道

金陵報恩院清護崇因妙行禪師福州長樂陳氏子六歲禮鼓山披削於國師言下發明開堂日僧問諸佛出世天花亂墜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昨日新雷發今朝細雨飛問如何是諸佛玄旨師曰草屨木履開寶三年示寂茶毘收舍利三百餘粒並靈骨歸於建州鷄足山臥雲院建塔

龍華照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師進禪師僧問如何是瑞巖境師曰重重疊嶂南來遠北向皇都咫尺間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萬里白雲朝瑞嶽微微細雨灑簾前曰未審如何親近此人師曰將謂闍黎親入室元來猶隔萬重關台州六通院志球禪師僧問全身佩劍時如何師曰落曰當者如何師曰熏天炙地問如何是六通境師

曰滿目江山一任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古今自  
去來曰離此二途還有向上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  
是向上事師曰雲水千徒與葛徒問擁毳玄徒請師  
指示師曰紅爐不墜鴈門關曰如何是紅爐不墜鴈  
門關師曰青霄豈恡眾人攀曰還有不知者也無師  
曰有曰如何是不知者師曰金榜上無名問如何是  
和尚家風師曰萬家明月朗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  
山河大地

杭州雲龍院歸禪師僧問久戰沙場爲甚麼功名不  
就師曰過在這邊曰還有昇進處也無師曰冰消瓦

解

杭州功臣院道閑禪師僧問如何是功臣家風師曰  
俗人東畔立僧眾在西邊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  
如汝與我曰恁麼則無二去也師曰十萬八千

福州報國院照禪師上堂我若全機汝向甚麼處摸  
索蓋爲根器不等便成不具慙愧還委得麼如今與  
諸仁者作箇入底門路乃敲繩牀兩下曰還見麼還  
聞麼若見便見若聞便聞莫向意識裏卜度卻成妄  
想顛倒無有出期珍重佛塔被雷霹有問祖佛塔廟  
爲甚麼卻被雷霹師曰通天作用曰既是通天作用

爲甚麼卻霹佛師曰作用何處見有佛曰爭奈狼籍  
何師曰見甚麼

台州白雲迺禪師僧問荆山有玉非爲寶囊裏真金  
賜一言師曰我家本貧曰慈悲何在師曰空慙道者  
名

翠巖參禪師法嗣

杭州龍冊寺子興明悟禪師僧問正位中還有人成  
佛否師曰誰是眾生曰若恁麼則總成佛去也師曰  
還我正位來曰如何是正位師曰汝是眾生問如何  
是無價珍師曰卞和空抱璞曰忽遇楚王還進也無

師曰凡聖相繼續問古人拈布毛意作麼生師曰闍  
黎舉不全曰如何舉得全師乃拈起袈裟

温州雲山佛嶼院知默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嶼家風  
師曰送客不離三步內邀賓祇在草堂前上堂山僧  
如今看見諸上座恁麼行腳喫辛喫苦盤山涉澗終  
不爲觀看州縣參尋名山勝跡莫非爲此一大事如  
今且要諸人於本分參問中通箇消息來雲山敢與  
證明非但雲山證明乃至禪林佛刹亦與證明還有  
麼若無不如散去便下座

鏡清怱禪師法嗣

越州清化師訥禪師僧問十二時中如何得不疑惑  
去師曰好日恁麼則得遇於師去也師曰珍重僧來  
禮拜師曰子亦善問吾亦善答曰恁麼則大眾久立  
師曰抑逼大眾作甚麼問去卻賞罰如何是吹毛劍  
師曰錢塘江裏好渡船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可煞  
新鮮

衢州南禪遇緣禪師因有俗士謂之鐵腳忽騎馬至  
僧問師既是鐵腳爲甚麼卻騎馬師曰腰帶不因遮  
腹痛幘頭豈是禦天寒官人問師和尚恁麼後生爲  
甚麼卻爲尊宿師曰千歲祇言朱頂鶴朝生便是鳳  
凰兒上堂此箇事得恁麼難道時有僧出曰請師道  
師曰睦州溪苔錦軍石耳問眾手淘金誰是得者師  
曰谿畔披砂徒自困家中有寶速須還曰恁麼卽始  
終不從人得去也師曰饒君便有擎山力未免肩頭  
有擔瓶

福州資福院智遠禪師福州人也參鏡清問如何是  
諸佛出身處清曰大家要知師曰如斯則眾眼難瞞  
去也清曰理能伏豹師因此發悟玄旨任後僧問師  
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雪嶺峯前月鏡湖波裏  
明問諸佛出世天雨四華地搖六動和尚今日有何

元二十一  
祥瑞師曰一物不生全體露目前光彩阿誰知問如何是直示一句師曰是甚麼師乃曰還會麼會去卽今便了不會塵沙算劫祇據諸賢分上古佛心源明露現前而天漏地森羅萬象自己家風佛與眾生本無差別涅槃生死幻化所爲性地眞常不勞修證珍重

衢州烏巨山儀晏開明禪師吳興許氏子於唐乾符三年將誕之夕異香滿室紅光如晝光啟中隨父鎮信安強爲娶師不願遂遊歷諸方機契鏡清歸省父母乃於郭南荆別舍以遂師志舍旁陳司徒廟有凜禪師像師往瞻禮失師所之後郡守展祀祠下見師入定於廟後叢竹間蟻蠹其依敗葉沒胜或者云是許鎮將之子也自此三昧或出或入子湖訥禪師未知師所造淺深問曰子所住定蓋小乘定耳時方啜茶師呈起橐曰是大是小訥駭然尋謁括蒼唐山德嚴禪師嚴問汝何姓曰姓許嚴曰誰許汝曰不別嚴默識之遂與剃染常令摘桃澆旬不歸往尋見師攀桃倚石泊然在定嚴鳴指出之開運中遊江郎巖覩石龕謂弟子慧興曰子入定此中汝當壘石塞門勿以吾爲念興如所戒明年興意師長往啟龕視師素

元二十一  
髮被肩胸臆尙暖徐自定起了無異容復回烏巨侍  
郎慎公鎮信安馥師之道命義學僧守榮詰其定相  
師不與之辯榮意輕之時信安人競圖師像而尊事  
皆獲舍利榮因媿服禮像謝憊亦獲舍利歎曰此後  
不敢以淺解測度矣錢忠懿王感師見夢遣使圖像  
至適王患目疾展像作禮如夢所見隨雨舍利目疾  
頓瘳因錫號開明及述偈讚寶器供具千計端拱初  
太宗皇帝聞師定力詔本州加禮津發赴闕師力辭  
僧再至諭旨特令肩輿入對便殿命坐賜茗咨問禪  
定奏對簡盡深契上旨丐歸復詔入對得請還山送  
車塞途淳化元年示寂壽一百十五臘五十七闍維  
白光屬天舍利五色邦人以骨塑像至今州郡雨暘  
禱之如响斯答

報恩岳禪師法嗣

潭州妙濟院師浩傳心禪師僧問擬卽第二頭不擬  
卽第三首如何是第一頭師曰收問古人斷臂當爲  
何事師曰我寧可斷臂問如何是學人眼師曰須知  
我好心問如何是香山劍師曰異日還露也無師曰  
不忍見問如何是松門第一句師曰切不得錯舉問  
如何是妙濟家風師曰左右人太多問如何是佛法

大意師曰兩口一無舌問如何是香山一路師曰滔  
滔地曰到者如何師曰息汝平生問如何是世尊密  
語師曰阿難亦不知曰爲甚麼不知師曰莫非仙陀  
問如何是香山寶師曰碧眼胡人不敢定曰露者如  
何師曰龍王捧不起僧舉聖僧塑像被虎咬問師既  
是聖僧爲甚麼被大蟲咬師曰疑殺天下人問如何  
是無慙愧底人師曰闍黎合喫棒

安國瑄禪師法嗣

福州白鹿師貫禪師開堂日僧問西峽一派不異馬  
頭白鹿千峯何似雞足師曰大眾驗看問如何是白  
鹿家風師曰向汝道甚麼曰恁麼則便知時去也師  
曰知時底人合到甚麼田地曰不可更口喃喃也師  
曰放過卽不可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百鳥銜花供養  
見後爲甚麼不來師曰曙色未分人盡望及乎天曉  
也如常

福州羅山義聰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出窟師子師  
曰甚麼處不震裂曰作何音響師曰聾者不聞問手  
指天地唯我獨尊爲甚麼卻被傍觀者責師曰謂言  
胡鬚赤曰祇如傍觀者有甚麼長處師曰路見不平  
所以按劍師乃曰若有分付處羅山卽不具眼若無

分付處卽勞而無功所以維摩昔日對文殊且問如今會也無久立珍重

福州安國院從貴禪師僧問禪宮大敞法侶雲臻向上一路請師決擇師曰素非時流上堂禪之與道拈向一邊著佛之與祖是甚麼破草鞋恁麼告報莫屈著諸人麼若道屈著卽且須行腳若道不屈著也須合取口始得珍重上堂直是不遇梁朝安國也謾人不過珍重僧問請師舉唱宗乘師曰今日打禾明日搬柴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香爐對繩牀曰見後如何師曰門扇對露柱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若問家風卽答家風曰學人不問家風時作麼生師曰胡來漢去問諸餘卽不問省要處乞師一言師曰還得省要也未復曰純陀獻供珍重

福州怡山長慶藏用禪師上堂集眾以扇子拋向地上曰愚人謂金是土智者作麼生後生可畏不可總守愚去也還有人道得麼出來道看時有僧出禮拜退後而立師曰別更作麼生曰請和尚明鑑師曰千年桃核問如何是伽藍師曰長溪莆田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新羅白水問如何是靈泉正主師曰南山北山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齋前廚蒸南國飯

元二十一  
午後爐煎北苑茶問法身還受苦也無師曰地獄豈  
是天堂曰恁麼則受苦去也師曰有甚麼罪過

福州永隆院彥端禪師上堂大眾雲集師從座起作  
舞謂眾曰會麼對曰不會師曰山僧不捨道法而現  
凡夫事作麼生不會問本自圓成爲甚麼卻分明晦  
師曰汝自檢責看

福州林陽瑞峯院志端禪師本州人也初參安國見  
僧問如何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國舉一指其僧不薦  
師如是冥契玄旨乃入室白曰適來見那僧問話志  
端有箇省處國曰汝見甚麼道理師亦舉一指曰這

箇是甚麼國然之師禮謝住後上堂舉拂子曰曹溪  
用不盡底時人喚作頭角生山僧拈來拂蚊子薦得  
乾坤陷落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木馬走似煙石  
人趁不及問如何是禪師曰今年旱去年曰如何是  
道師曰冬田半折耗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與一踏  
僧作接勢師便與一擲僧無語師曰賺殺人問如何  
是迥絕人煙處佛法師曰巖山峭峙碧芬芳曰恁麼  
則一真之理華野不殊師曰不是這箇道理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師曰竹箸一文一雙有僧夜參師曰阿  
誰曰某甲師曰泉州砂糖船上檳榔僧良久師曰會

元二十一  
三  
麼曰不會師曰你若會卽廓清五蘊吞盡十方開寶  
元年八月遺偈曰來年二月二別汝暫相棄燒灰散  
四林免占檀那地明年正月二十八日州民競入山  
瞻禮師尙無恙參問如常至二月一日州牧率諸官  
同至山詰伺經宵二日齋罷上堂辭眾時圓應長老  
出問雲愁露慘大眾嗚呼請師一言未在告別師垂  
一足應曰法鏡不臨於此土寶月又照於何方師曰  
非君境界應曰恁麼則漚生漚滅還歸水師去師來  
是本常師長噓一聲下座歸方丈安坐至亥時問眾  
曰世尊滅度是何時節眾曰二月十五日子時師曰  
吾今日前時前言訖長往

福州仙宗院明禪師上堂曰幸有如是門風何不烜  
赫地紹續取去若也紹得不在三界若出三界卽壞  
三界若在三界卽礙三界不礙不壞是出三界是不  
出三界恁麼徹去堪爲佛法種子人天有賴時有僧  
問拏雲不假風雷便迅浪如何透得身師曰何得棄  
本逐末

福州安國院祥禪師上堂良久失聲曰大是無端雖  
然如此事不得已於中若有未覲者更開方便還會  
麼時有僧問不涉方便乞師垂慈師曰汝問我答卽

是方便問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如何是月師提起拂  
子僧曰古人爲甚麼道水月無形師曰見甚麼問如  
何是宗乘中事師曰淮軍散後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眾眼難謾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一

音釋

瓊與瑰同 瑰珠名

齧魚列切 音臬 臬噬也

念與恹同 龐叢切 音聰 恹恹急遽也

莧侯稠切 音去聲 菜也

脞部比切 音陸

瘳丑鳩切 音抽 疾病瘳也

陽移章切 音陽 日

乾物薄胡切 音蒲 縣名 屬興化

李甄施資敬刊此卷第二十一 醕 樽 檮 檮 檮

光緒三十二年秋月長沙刻經處識

